

期二第卷三第



李仙哲著
古今學術史論

中華書局總發行

古今學術史論

古今學術史論

古今學術史論



北悟善總社發行

救世新教教義出版廣告

此書係至聖先師孔子親臨教壇降筆計八章三十二節約有萬言推陳出新救世界之浩劫顧名思義滙各教於一源凡正文所未盡者設詮註以補足之文註所難宣者作圖說以表明之誠空前未有之奇書爲當今必讀之寶笈也每部裝訂一大冊本京收書價大洋一元貯作再版之費外埠加掛號郵費一角初版無多購者從速如因節省婚嫁壽辰宴會戲劇之資毫購百部以上贈送親友者每百部奉贈十部較諸印送善書之功德尤大也此佈

北京悟善總社發行舍啓

靈學要誌第三卷第二期目錄

乩字乩畫類

明陽張真人法像附攝影記及傳

吳仙詩畫

吳仙畫古佛

吳仙畫濟佛法像

吳仙耄耋圖

李仙乩書壽字

李仙乩書中堂

宗教類

孚佑帝君論仁義爲立教之本

耶祖五教一理說

至聖先天太一老祖教義壇開始訓言

儒祖孔子教義壇開始訓言

道詮類

碧眼仙子周天寫意論

碧眼仙子眞靜門徑論

張真人論人之修持較易於物

吳仙述道旨

淑德真君說炁

孚佑帝君化境入定說

目錄

二

孚佑帝君說思

摭餘

儒教教祖至聖先師孔子玄玄真經序

道教教祖太上老子玄玄真經序 洪鈞太上述古今中外報應龜鑑論

南屏濟祖說治心 南屏濟祖說空

孚佑帝君論誠感

詩詞類

計四十三首

唱酬類

計三十三首

善業類

京師地方救護團捐募賑款芳名清冊

記事類

癸亥正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

誌要學靈

附錄類

孚佑帝君論人心與戒律之關係

紫陽朱夫子原真篇



期二 第三 卷 第

目錄



四

勅 封 翱 教 真 人 明 陽 張 真 人 法 像



癸亥十一月初十日悟善總社恭攝

張眞人自題
風貌依稀似昔年
童顏鶴髮識天仙
如今又繪華嚴相
留與人間話夙緣

明陽張真人攝影記

本總社明道堂供奉 孫佑帝君。左爲問事壇。崇德何真人主之。右爲醫壇。明陽張真人主之。惟 何真人已於癸亥年五月初十日賜照法像。供奉左壇。（何真人像片恭登靈學要誌第三卷第一期）而右壇僅設空龕。並無像片。慧濟於癸亥秋間發願求照。張真人神像屢次請求。均未蒙允許。

十月二十二日。張真人降臨。慧濟又率同人籲懇賜像。真人先示七律一章。人生何必定通貴。多讀奇書便絕倫。避俗甘教名共隱。擣詞常與古爲新。保持性命非無術。變理陰陽仗此身。圖畫凌雲亦如是。不須朱紫效垂紳。旋謂慧濟云。江統在此難得。吾影本可早示。祇因素性放浪。况茫茫塵世。更不願相見。帝師救世心殷。命吾醫世之憐而無告者。特開方便之門。不可不現影以昭靈。異期在甲子之日正午。或有緣相見。舊日一班能攝神影之熟手。可約其同來伺候。機不可失。且此日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時。而周歷又係甲子年千載難逢。屆時務須薰沐誠求爲要。

本總社當卽查明甲子日爲十一月初十日。又查十一月建甲子。又查是日子。

時亦爲甲子時再以周歷計之周正建子夏正之癸亥十一月即周正之甲子年歲首也而太乙老祖降臨道院示曰自黃帝時一日有四甲子至今爲第二次蓋大撓作甲子以來僅兩見也云云與本總社乩諭相合遵卽照例籌備攝影事宜。

十月二十六日本總社因子時在夜半無日光未便恭攝具表請示辦法適平仙在壇示云諸人來間足徵細心真人已許照像定可顯影只在諸人之誠感耳子時雖在夜半然祇取是日有甲子時而已非必夜半攝照也諸人但依舊日照像之時刻辦理斯可矣

十一月初十日清晨凡侍照者均沐浴更衣到社靜坐凝神於正午如法恭攝後開沙請示有頃張真人降臨賜詩一首黃帝開元第一天干支年月日居先立春喜遇歲朝始從此乾坤慶轉旋並謂今日下臨塵世見示於人實由諸人虔誠感格上蒼吾不敢不顯示耳面目依然而滄桑幾易不無可歎惟望諸生盡心於慈業道功也云云斯時玻璃片尙未開視同人已預知今日確已顯示法像矣晚間恭洗相片果見道氣蟠鬚眉甚明爰再開沙鶴仙來傳示

張真人題句云。風貌依稀似昔年。童顏鶴髮識天仙。如今又繪華嚴相。留與人間話夙緣。並謂此係張真人留題句也。因諸人誠心。故親降凡濁。爲人世留靈蹟。可重可寶之法。相須十分尊重。勿褻切切。

十一月十二日請示 真人封號道名奉 洞仙謐 張真人道號明陽子

勅封翊教真人宋代弼元長老

勅封翊教真人明陽子張真人傳

張真人。宋元祐間湘西棄人子也。少孤。好學。嘗徒步走山澤間數十里。手執一卷。行有倦。則朗誦。誦倦。又行。時人幾疑爲顛狂者。而真人之懷抱實非常人所能知。或曰。朝野盛治。以真人之好學與其懷抱施之於天下。當不在韓魏司馬下。而乃窮居獨善。人鮮知者。先生曰。君子小人。消長不已。而其因果亦終無已時。吾精於岐黃。良相不爲。爲良醫亦無不可。本救世。救民之志。吾亦何羨於富貴利達哉。先生之名。遂終無由顯。而世人以一服醫稱之。蓋先生之以醫救病者。一服卽愈。故以此稱於世耳。晚隱終南山。童顏鶴髮。道貌不類常人。一日風雪中遇跛者。謂之曰。君外功內行已臻清明之境。吾再授君丹訣。則神仙可期。

第三期

先生欣然受之。臨行曰：君於百年後大丹飛昇之日，於清晨空中凝目喚吾可也。遂去。先生從此修養者五十年。辟穀者又五十年。遂飛騰不知所之。贊曰：世之砥名立功之士有幾人哉？名雖顯揚一時，往往經數百年後，遂湮沒無聞。而先生不求聞達，不求顯揚，立德行於天下，成神仙證玉籍，名不顯而較顯。以視圖一朝之窮通者，果何如乎？先生爲不朽矣。

崇德何真人癸亥年十一月十二日拜撰於北京悟善總社

吳仙古畫佛



癸亥冬日乩繪於悟善總社

濟佛像法

齊佛像

道子繪



吳仙乩於悟善社

吳仙耄耋圖

癸亥冬日乩繪於悟善總社



吳仙詩畫

壬午年夏月過江城
尋名勝中一葉
舟行湖上風景宜人空自得
虛懷無所失心隨物一起
蕭何故

甲子六月亂繪於悟善總社

李仙乩品書中堂

象紅赤雨松脩
博異精行李公
承家子第
御三廬
丁巳
仲夏
李仙乩作

壬亥三月二十四日降筆於悟善總社

李仙乩乩品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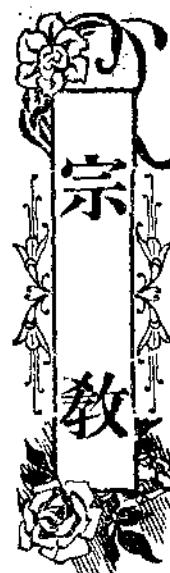
李仙乩乩品書

壬戌十二月十三日降筆於悟善總社

宗
教

本要誌今又新添宗教一門此係

先師孔子親臨壇坫降筆當此世道陵夷人
心放蕩非有極正大之宗教引之入於道德
範圍則雖日談大同終屬空言無補故
先師降示教義教綱教法以爲立教之本確
五教之理同出一源而歸本於儒學言道處
則闡揚玄秘古今道要無此詳明言教處則
大啟規模東西教條無此完備洵人間未見
之奇文天下共由之正軌也海內宏博幸賜
覽焉


 宗教

孚佑帝君論仁義爲立教之本

癸亥正月二十一日

道本無外。但道在天地生後。卽有內外。外爲用。內爲體。儒敎述道重於人生。日用。故仁字後有義字。傳道以仁義并重。惟有義乃有物。有物乃有爲。其與先天無爲之道一内外之區也。但本末精粗無非此道。用之則外藏之則內體用一也。後世忘其內而著其外。道體不全而弊。以生是不明道者之罪也。孔聖而上言仁而略義。故外範於內。後之學者竟指義爲外。遂不知道之中體兼該用者。非二物也。如果實然。內仁外肉皆果也。若用其一。則其效不著。而害生。今之爲道者。亦如是耳。其全不明。徒明其偏。無怪斯世以道爲病也。天地育物而不著其名。日星耀光而不爭其位。此無爲之旨。亦猶言仁而不及義也。今孔聖憫道之不明。以教救世。其主旨卽在乎是。諸人當細玩之。以確立新敎之本。

耶穌五教一理說

癸亥五月十八日

宗教

孚佑帝君論仁義爲立教之本

ry it out, and you are perplexed by worldly affairs and enchanted by selfishness; it is liable that our old members will disperse and no expectation is to be embraced for the followers of all Five Religions to come. You gentleman are all persons of enlightened mind and will surely realize the aim of these words.

Jesus Christ At Our Altar.

宗
教
耶
穌
五
教
一
理
說

It is quite grand and honourable that the prophets of the Five Religions are present to-day.

Formerly, China boasted only of three religion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our Society, two more have been added to the three original ones, and the Society admits believers of five religions. In fact, the above five religions are to be represented only by one principle: Confucianism teaches how to govern others properly; Buddhism teaches the salvation of the world by honesty of heart and kindness towards creatures having life; while Christianity speaks of relieving the world from all evils. They have the same aim and result: to counsel men to do good, so the word "good" covers the chief features of the Five Religions.

At the time of the Creation, there was only one universal faith. In view of the extensive stretch of land and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people, God was at length obliged to dictate these five kinds of beliefs for the people of different branches. God's intention therein was to attempt to put all the nations within the sphere of religion and bind them in keeping by the word "good."

Now, few Christians or Moslems have ever come into our Society. Yet that is no matter of consequence. If every member is concentrating his attention along the line of true doctrines conscientiously, and our Society will get on prosperously, our members will be composed of believers of all religions instead of Five. If you do not study the creed carefully and car-

今日五教諸尊同臨。猗歟盛哉。中國昔言三教。本社振興。始有五教併稱之舉。教雖有五理。則一也。儒教言治世。佛教言度世。吾耶教向言救世。其宗旨與結果。要不外教人爲善。故以一善字可赅括五教。固有之精神。在昔元始。本無五教之分。迨後地廣人衆。門戶各異。上帝乃不得已而分五教之名。意欲天下各國人。皆不能出乎宗教範圍。卽人人不能須臾離乎善字。今者耶回兩教之教徒入本社者。尙屬寥寥。然無足慮也。果能從此各本良心。專趨於道。將來皈依者萬教同歸。何止五教。若不能真修實踐。徒爲人事所紛擾。私欲所蒙蔽。恐原有之弟子。且將各行其是。更何論於五教乎。諸君皆明達之士。其必能體斯旨也歟。

謹按是日爲先天老祖及諸聖仙佛會集之期。釋迦文佛。觀音大士。南屏濟祖暨五教教祖均臨。南屏濟祖降壇詩。竹杖芒鞋到處遊。時存我佛在心頭。飛鳧化作慈航筏渡盡蒼生入上流。並示云。今日本社正期。却值本社成立正式社址之日。於今四年。此中經過千錘百鍊。始有今日。皆諸生忠信篤敬之功。而亦由教統督率承啟之力爲多。今日教統銷假。大

有滌舊革新之象。果能全體一心。各本良心。同力合作。何愁本教不興。本社不發展。諸弟子不證正果乎。今日五教。諸聖臨壇。皆教統及諸生誠心感召。我佛慈悲。凡有消災降福。及明心見性之道。無不盡心指授。以期回生極樂佛國。具此宏願。諒吾與諸生所同也。其先導之明性尊者。則示偈曰。無我亦無人。有人斯有我。我兩俱空。方證菩提果。淨慈尊者。亦示偈曰。色是心中魔。靈是性中果。色相若。皆空性靈自然可。觀音大士降壇詩。生到塵寰劇可憐。無端災刦苦。年年願將一滴楊枝露。灑遍人間潤大千。並示云。我佛慈悲。當此元會末年。不惜下臨塵濁。普渡羣倫。凡屬有緣。得聞妙諦。諸大信士。幸哉善哉。釋迦文佛降壇詩。是非非。是非非。是非是非。是非。悟澈。是非真。非是世人一步達天西。善哉善哉。并示云。吾今爲純陽子暨教門戶之見。

至聖先天太一老祖教義壇開始訓言 甲子七月二十八日
南海大士告。今日北京悟善總社爲。先天太一老祖及諸聖佛會集之期。吾故特臨一叙。而耶、祌、獨、宣、諭、五、教、一、理、不、外、善、字、言、簡、意、賅、足、泯、宗、

吾今臨教壇。以玄闕勅旨。命特指授大道微義。使下界人士。皆得聞不傳之秘。吾久欲創教。救世新教。卽吾所命之名也。當吾授道濟南時。即主張五教合一。今各教祖垂靈於此。組織新教。世非教不治。民非教不安。道非教不明。是教之不可或緩也。新教融會諸教。參澈真道。內中精義。可謂古今未有。吾初降訓。舍教而言。道士君子能習之。愚夫愚婦不能知之。始知世間之人。非人中之聖。不能率之於道。今五教創之者。皆世間之聖。當時既創教垂世矣。今復聚會各聖。蒐集各教之精華。以設立新教。其有益於世。有濟於人。有裨於道。固不待言。教以明道。教行則道行。教遠則道大。正不必僅言道。言教而道不遺矣。故今日之事。吾甚樂聞之。玄闕雖無是命。吾亦早擬向各教祖加之辭矣。而玄闕適以是役。命吾爲之傳述。豈非緣會有前定耶。各教同源。以其同出於道也。各教祖所教。亦爲明道計也。各教祖生有族代。居有里閭。而吾則無有也。各教祖言有傳書。行有編冊。而吾亦無有也。近人之見。以實在爲可信。以目見爲可憑。執此以非彼。明近而昧遠。因以起糾紛之辯。爲無謂之爭。以吾身論之。可不必與辯。以吾道論之。則吾不辯。世人終不明。吾又安能已於言乎。

天地既生萬物既育二氣綱緼五運循環於是人始生之人秉天地之氣備物類之形食穀以生息氣以長五行爲用萬物爲利而目可視耳可聞聲口納食而舌辨味皮膚毛髮肌肉筋骨手足持於外藏府居於中腦髓實盈血脉流溢故人之形體衆之所見者也然而有不可見者在焉目何以視耳何以聞口舌何以辨手足何以持皮毛筋骨血脉腦髓何以能行而不息久而不敝是皆不可見者爲之主也故天地既生之後可見者著其形於外不可見者藏其精氣於內二者交互以成環抱爲用不可缺一者也若謂可見者可信不可見者不足憑是謂蔽智塞聰明於物而昧於道者也夫上古之世可見者少不可見者多中古之世可見者與不可見者各半至於下世可見者充牣兩間不可見者微乎僅矣故天地未生之初無可見者其充盈大化莫非不可見之道惟其不可見故不可形不可形故不可名渾然噩然恍焉忽焉是謂無極是謂眞境當時道一而已道外無物夫既無物則何來氏族何有里閭旣無形名何有言語書籍文字簡冊之紀載故以可見之物繩可名之形則天地生後之事也其前者不可知不可謂其智不及知也非無也世人少見多怪謂不知者而强

第三

第二

第一

名之曰無是猶中古之人若有語以今日聲光電化之學其有不竊然笑其妄者乎其有能信以爲有者其智足知之也其笑者其智不足以知之也已智不足知而笑人爲妄豈非蔽智塞聰之甚者耶今之視道固無異於古人之視科學天地萬物無異也民智有異耳執可見以論不可見是猶童騃之談天徒見其不知量也夫吾固有所始也有所名也聖人嘗知之矣亦嘗言之矣亦嘗載諸書籍傳冊矣吾雖無形以見於衆人之目無聲以聞於衆人之耳而其靈固嘗附於乩其言語固嘗演爲經以傳乎衆人之耳目矣而若謂爲不足憑信則今日各教祖雖生前有可考然其身後何歸其降靈者何來又何以明之乎且姑弗論此卽就世人自身言之若不可見者爲不可憑信則生何自來死何自去夢寐所見魂靈所感何自然而然乎初死之人與暴卒者或枉斃者其鬼最厲惡人被誅者其鬼亦厲英雄節烈之士女其靈不爽謂爲不可憑信乎東西風俗祭祀祈禱時有靈感近世之催眠者與夫圓光走陰之類以術爲之其靈最著豈非不可見者之所爲耶故天地之大無物不備至道之用無物不存人不知者須明道以求之不可自畫而生異議焉耳

謹按是日 太一老祖未臨以前 王佑希君示以今日 玄闕勅旨命

青玄宮太一到壇傳授教義中道要。因教義內述明道體。由無始而來。無極太極爲儒家所演實卽道家先天後天。佛家西方淨土與無色界色界欲界亦耶。回所謂天堂天國眞境凡境是也。但無極爲最高道體。至尊無上。至大無名不可言語文字傳述下之。則爲太極。太極卽太一爲無始以來道體。初胚之時爲天地。綱緼之初萬物生化之祖。故道之可言可傳者皆自太極始。以名形初具二氣始判。無物而有物。無始而有始。此蓋萬類之鼻祖道體之中樞也。故下界授道必以太一爲始。而無極玄闕之旨常藉太一以傳。非是不可得聞。無極之道也。今 玄闕以教義至重。世人或不易明。命 太一傳述道要。與 各教祖時臨教壇。敘述天地造化之源。大道之真修持之要。上界成仙證佛之事。以貫通各教。演繹玄秘。使新教教義更臻完美。故 各教祖前集議 玉清曾面請 玄祖派人到壇監臨演述。使下界得聞不傳之道。而爲新教之光。於是 玄闕特命 太一領勅臨壇時。與 各教祖指授道妙。以釋教義之微秘。傳大道之精微。 各教祖勅命傳諭諸人。使咸知悉。

以後教壇時有太一在座傳授道要而自玄闕以下諸天尊聖無不崇重此教十分關注或派仙佛在壇呵護或命旌旆到壇監臨天上天下仙神佛聖歷朝往代古聖先賢東西俊哲各教賢徒無不拱衛在壇贊襄左右諸生侍壇務須時時誠恪敬謹有加萬靈所視嚴肅已極敢不恭敬致獲譴責云云迨老祖宣訓畢孚佑帝君又謂太一此諭有關教義其精微處抉道之奧探道之秘使世人明造化之原知天地之始可敬錄之於教義之端且老祖本造化之樞爲生化之源道體至堅謂爲祖炁其關係修道爲最要故道家以太一金華爲喻天地有所始物類有自來不獨人也惟人備焉故道體雖不可見而無不在自有名有形之物旣衆則道之用更顯道用顯而其體愈微知之不易聖賢仙佛惟恐人不之知乃設教以明示之人但知逐於多名多類之物而不知反於所生所始之途是謂舍本逐末而道無以明矣今新教既立首重在使民知所不知必使道日明人日智而世日治然後各教祖救世之旨乃彰蓋新教之義以道字爲徹始徹終工夫夫物生於道因乎道而爲用就其生而順之全其用而固之使自生自成無夭無

札。則人皆至。人物皆靈。物而世皆天國矣。故教之化世不必求真境於天外。不必索仙佛於天堂。但從今日域中當時信士化之使即爲真境。卽成仙佛。則地上之世界固皆蓬萊海島。即地下之苦土亦可化爲極樂天堂。要在人之心之皈依云爾。

儒祖孔子教義壇開始訓言 甲子七月二十八日

今日立闕勅命太一臨壇所訓寓有深旨。教無內外。何況新教合各教而一之。故天上人間靈光普被。以示古今中外。天人上下。無不在教之中。而本教溯源無極。成於三清。通天地人。述儒釋耶回之教。合仙聖佛開乾坤橐鑰之門。立本至遠。敷化至宏。將來垂範後世。永緜萬古。上自無極。下迄無盡。而以太一。開其端。太一即太易。亦太極也。萬物由一而衆。二氣五行。由一而分四象八卦。由一而判。故太一爲生化之源。天地人物之祖。道之中樞。而造化之極也。儒家論生化之本。溯道之源。窮物之理數。以明天命。皆在易經一書。易者古文象形。表示天地萬物生化之本原。與其變化之理數也。上爲曰。非曰月。日字係太極之圖。如○簡書或爲○或爲中。後人爲中字。卽中庸之中。皆所以示道體也。故

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者。天。下。之。大。本。此。中。字。卽。太。極。卽。由。○。所。變。換。
而。成。皆。實。用。非。謂。中。間。之。中。也。下。爲。勿。卽。古。文。物。字。言。由。道。生。化。萬。物。也。故。上。
繫。道。體。下。綴。物。字。示。萬。物。莫。不。生。於。道。而。其。生。化。之。本。卽。太。極。也。太。極。胚。胎。萬。
物。資。生。凡。天。地。人。物。有。名。有。形。者。皆。物。也。或。謂。之。器。故。易。字。有。數。義。一。則。示。道。
體。胚。胎。而。生。萬。物。一。則。示。萬。物。由。太。極。生。化。而。來。易。即。所。以。窮。其。生。化。之。理。數。
也。一。則。使。人。知。天。地。人。生。化。之。本。而。得。原。始。反。終。也。一。則。示。上。自。太。極。下。迄。萬。
物。無。物。不。賅。但。就。易。求。之。則。無。物。不。得。其。情。狀。矣。一。則。使。人。窮。其。理。數。知。萬。物。
之。情。而。治。之。各。得。其。所。也。故。聖。人。之。教。首。寄。乎。易。而。儒。教。之。言。天。道。述。造。化。之。
秘。窮。至。道。之。本。莫。不。在。易。也。易。經。爲。數。聖。傳。授。之。書。其。精。義。無。盡。凡。形。而。上。者。
形。而。下。者。無。所。不。備。惜。後。世。學。者。不。能。通。其。全。而。僅。見。其。偏。使。道。晦。而。不。明。教。
蔽。而。不。彰。誠。可。慨。已。今。以。太。一。所。訓。故。及。之。使。諸。人。得。知。易。之。爲。用。也。

謹。按。是。日。太。一。老。祖。暨。孔。聖。訓。言。畢。宏。教。真。人。示。云。太。一。宣。聖。二。
文。皆。至。精。至。微。不。可。忽。略。讀。過。以。非。二。祖。不。能。說。出。卽。說。出。亦。不。能。如。是。
詳。明。試。觀。各。道。書。各。家。經。典。自。知。之。且。此。二。文。於。教。義。有。大。關。係。尤。須。留。相。

學 穎 要 誌

參證。可恭錄附印。

宗教 儒祖孔子教義壇開始訓言



期二第三卷

宗

教

儒祖孔子教義壇開始訓言



十四



悟善總社發行靈學要誌簡章

第一條 靈學要誌爲本社 神聖仙佛乩筆勸世教救一切之書售出書款除刊資外專備慈善之用發行辦法依本簡章行之

第二條 靈學要誌每卷分十二期(即十二冊)全卷十二冊售大洋四元

第三條 靈學要誌應依左列辦法分售

本總社及分社

本社社員

社外諸慕道者

各處乩壇善堂及其他團體

各地書坊及商店

第四條 丙 戊 丁 戌
凡包售靈學要誌疊數者由癸亥三月起一律均照八扣如欲包售者請來函訂或面議

第五條 凡來本社問病問事者均由介紹人請其先購靈學要誌一份方能將所具之表呈壇叩求否則介紹人代備書價但實在無力者不在此限

第六條 本社已入社之社員均應買靈學要誌全卷

第七條 本社社員均負有勸銷靈學要誌之義務每人至少須擔任勸銷全卷五份倘不能勸銷即請每年自捐刊費十元以資維持

第八條 無論社員及社外之諸大善士凡一次購滿靈學要誌全卷十份以上奉贈全卷一份如銷數能再加多由本社隨時呈請

第九條 神示酌予獎勵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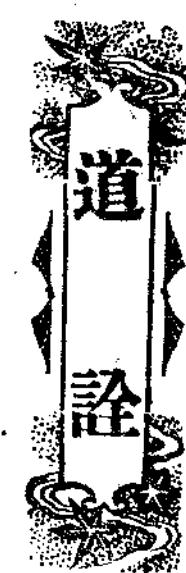
第十條 凡訂購靈學要誌贈人在二十部以上而求銷災福者由本社特別呈請

神行酌核批行之

第十一條 凡每年捐助靈學要誌刊費百元以上者奉贈全卷一份並由本社呈請

神示酌予獎勵其特別捐助者特別請獎之

第十二條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本會職員會公議修改之



道 詮

碧眼仙子周天寫意論 壴亥二月初九日

初日禪林靜。遙天翠靄間。扶桑捧羲御。滄海蠶鰐山。門對南觀樹。樓連北苑烟。
 飛鷺人倏至。清淨悟真玄。諸人心地甚好。正如禪林初日。雖遙天間有翠靄。然亦閒閒無大挂礙。住世人不能遽斷塵緣。正宜似此不沾不脫爲最妙也。從此再內求扶桑之捧。高修鰐山之峯。則南觀之景可見。北苑之路漸通。跨鷺重樓。非真玄而何此。師命於諸子者。其各自詳悟。

碧眼仙子真靜門徑論 壴亥二月十九日

道功粗淺處易談。深奧處則非自己體會。不能知解的確。仙師指示每苦於難明。而各書所述又多故爲隱語。苟非自己實證。則何以洞達玄微。吾與諸君切磋已久。而成效甚寡。蓋可知矣。夫道功爲實行的。非理論的。爲漸進的。非躐等的。但能先求得門徑。由是孜孜練習。得一進一。自有登峯造極之日。法極簡便。理亦無奧。惟在入手之時。求其靜境之實現耳。天地以靜而制動。故悠久。吾

道詮

碧眼仙子真靜門徑論

* 張真人論人之修持較易於物

二

人學道即取乎此動時血氣俱耗精神隨損一靜足以復之心每役於情而多欲息每逐於念而不能平一靜足以養之筋骨百骸靜則適五臟六腑靜則和故能靜則內外相安神形俱泰雖却病延年之道即成仙證佛之功吾因見諸人坐時猶有未能真靜者再申言之

張真人論人之修持較易於物 壬亥二月二十四日

磊石深巖坐臥宜山猿也解道家機夜中對月長呼吸一顆明珠耀紫微觀於山猿卽可悟道之爲用也神矣蓋人物同修真玄各得非關異類不過靈根有淺深功夫有難易而已人爲萬物之靈修煉最易但能持以堅定一百日即可小就由此精進證果計日事耳初則從養氣下手氣順則體適百病不侵五臟不衰而神全靈長神生於精氣靈卽神之精氣故神旺者靈必充神弱者靈必散欲固神先固精調息則氣順氣強則血盈而精固其要在一葆字孟子謂養生在寡欲卽爲葆其精與氣也學道之基在此養生之術亦在此

吳仙述道旨

壬戌十月二十日
天津分社

道以運氣生機由此而動如春風煦育萬物滋生其根植在和其培養在潤聖

人揭一仁字盡其妙矣故道之用卽仁爲生息之祖氣言道而忘仁則枯寂無生氣佛空一切而揭重在慈悲非重在生人在自生耳長生之術如春氣綑縕以時保之而已若洩而不止則其反應見此所以有秋冬之虔劉也故道爲忍爲長生運爲輪爲往復順道則仙佛循運則凡人也諸君不可看過一忍字仁常存者也佛亦言明道成於忍而長生運數則以不忍而循環人亦以不忍而輪迴忍之一字盡道要矣

淑德真君說炁

癸亥二月二十日
天津分社

先天之炁化生萬物存於人者微焉渺焉然理與道運氣與數乘有形之中乃胎無形以無吸無謂之攝納氣存天地之間爲生化本源以彼益此其功在吸炁無真氣不易吸取惟內體之炁湛然萌動以相感召始能翕合人之呼吸爲外氣與天地間濛濛者同類皆後天之氣又謂之風無益於道體惟真炁乃先天渾然之氣伏而不見微而不斷在人身藏於玄關以運其虛斯真可寶者也但雖有須修持以保之養育以充之故修行謂之修真修成謂之成真無非指此真炁也其在修持之初先須排去色欲及後天一切神識動作使之日益

道詮 淑德真君說悉 孫佑帝君化境入定說

四

充實晶潔而後能感召。天空之炁相與長養妙化自然長生超升三界此修持正道也。二三僞法無修持之基妄念不淨神識不滅以術攝取希圖長生修無所成或遭天罰故修道者切須慎之。

孚佑帝君化境入定說

癸亥五月初四日
天津分社

道無在不是日用起居耳目視聽無不可致之於道不必求之於靜坐時也。如佛所說法無一字不爲修證無一語不歸禪定卽誦經持戒種種皆爲隨時修證方便非僅宣之於口謹之於物也譬之誦經焚香合掌或閉目趺坐口念而心定念一而神凝自能回光內照漸漸入定其初所持之儀式如跪拜等皆爲定前之方便使心境易淨雜念不生耳久而久之則無有念誦與否之分隨時皆可自定學道者能知此則無論言動行止亦隨時無不可回光凝神以求內定漸習漸純無往而非定境即所謂不須臾離道者也功夫非艱在習之有常耳。

孚佑帝君說思

癸亥十月初五日
南京分社

學道者非盡冥然無所思也特思有不同是在人善用之耳人生於世等於輕

塵弱草。只此有限之光陰。苟不善用之。轉眼便喚奈何。獨惜世人於衣食住處。打算費盡其心思。而於生死關頭。則多漠視之。或者謂住世延年。非遁跡空山。屏除萬念不可。此皆拾其糟粕而棄其精華之語也。夫以七情六慾之身。欲盡屏絕思念爲勢所必。不可能。苟人人遁跡空山。非但絕造化之機。亦非人情之所。有其實。聖賢仙佛與諸子百家之正派。正以思念爲敲門磚。惟思須分爲兩類。斷不可誤認作一類。三子未有不讀儒書者。我先以儒書引證之。魯論謂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君子有九思。又曰。克念作聖。罔念作狂。是思念分明兩類。卽推之各教功夫。亦莫不如是。故學道之人。其心要死其機。貴活死。謂死其慾念。活謂活其理趣。思者。心之活機也。無邪。其綱也。九思。其目也。思道爲正。思物爲邪。道我固有之也。思我固有之道。思卽是道。思到妙處。湛然會心。優游恬悅。始可謂之自得。若思索雖深。心氣耗竭。縱有所見。非自得也。不思而得者。聖人也。思則得之者。賢人也。不思不勉之謂誠。卽赤子不學不慮之良知。是也。擇善者。擇其不思不勉而已矣。人心有七孔。多爲血絲所錮。如要開通。非學思不得。思有鑽研之義。學有印證之功。思學兼用。何道不得。理有未通者。如

面牆而立。思如牆上鑽穴。鑽得一穴。透便得一穴之明。先小後大。久則並其牆而去之。則豁然大通矣。禮云。儀若思。儀則不苟。思則不苦。不苟不苦。可謂善思也矣。君子思不出其位。謂之思。倘思出其位。便非入道之門。而爲障道之根矣。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也。

白道人註吾師。指引入門功夫。從正思入手。慎勿以平淡忽之。蓋在儒曰。思在釋曰。參在玄曰。悟皆用心求道之明證也。少年要用心。中年要養心。老年要息心。功夫自得其當。功夫純熟之時。在儒謂之化。在釋謂之了。在玄門。則謂之得。能如是。則功夫可無用矣。故吾師以正思邪思。反復詳示。恐有誤會處。恐有不解處。吾再申而言之。無思之思。正思也。有思之思。邪思也。正思從外思。內邪思從內思。外從內思。外愈思而彌遠。從外思。內思盡則還原。道不遠人。人可自遠乎。道哉。

摭餘 天津分社

南屏濟祖示。無論聖賢仙佛成道及證果。後皆不能離却內功。否則不墮枯禪。卽入外道可不審慎所從。迨知而能改。則人壽幾。何悔已遲矣。諸子欲求修

者。當知所勉焉。

靈

學

要

誌

孚佑帝君示 諸人今日證功後須每日多加坐功以期更進。凡得靈心功者尤爲緊要。切切勤勤入坐自有好境在前。紅光白光非真境也。但得功後始易見真境。如學藝已有得則見解自殊不過須拋去迹象勿有所泥。以惜其機。則進步極速於外功亦須努力爲之相輔而進則所得尤多而所見尤佳道之成否先有其機細心體察自能明白諸人三層以上每日至少須坐一小時仍如前授各諭注意靜定淨三字以求其道體之真切不可少辱人意以人意最阻道機蔽神光塞智慧且或生其他病害不可不知者也。如覺靜定淨三字一時難俱做到可多念神咒看佛經焚香默息以調習之久久自能隨坐而靜而定而淨矣。須謹記之勿有退念。

劉仙示 道只是一個定字。定到妙境自然飛昇。師教人修道種種方便無非引人先定故學道須得定法方易成功所謂在內不在外即外亦爲內也。師今日欲與諸人談道功吾特述所知以相告徹始徹終工夫就是如此能看到幾分做到幾分其成就亦是幾分本社道功推福慧因能看得到耳慧字至

要。不慧則無如此悟。師至。尚有玄訣相示。其關於修行捷便。爲弟子所不易聞。誠可賀已。

孚佑帝君示 吾有幾句要言。與諸子一囑。備作錦囊。須知學道貴乎明達。不可涉於迷信。吾與諸生朝夕研求性理。已歷數載。總期早爲培植。以備救世之用。知我苦心者。惟慧依等數子。其他新進。固不必論。卽隨侍多年者。能知吾心。殊屬少數。吾統觀各社。不禁傷感。吾今位居上清。何預世事。所念念不釋者。蒼生耳。吾與相聚一堂。蓋有夙緣。是以多方提攜。實不忍見諸人淪於塵刱。且各有夙願未完。今生重來了道。汝等現爲之善。尙未達到正題。要此時立定脚根。以爲際會之用。期將近迫。各應速自修養。身心勿爲塵習所惑。致誤前程。世間得失。各有運數。順其自然。則昌逆之必受其殃。此理不可逃也。諸子今後。但多行方便。保守性靈。將來用之大業。身歸天上。名留萬世。此中關係。全在己身。吾雖諄諄教導。亦要人自聽。從奈吾已。諄諄而聽者。藐藐吾亦莫奈之。何倘其自蹈於危。誰之咎耶。欲魔之害。可不懼哉。本社先後進弟子中。不乏良才。惜吾不能與之常聚。殊爲憾事。今後若欲求吾指點。必須常來侍壇。道爲平等。與世法。

不同。幸勿以庸人燒香拜佛觀念行之。自無誤也。



期二第一卷三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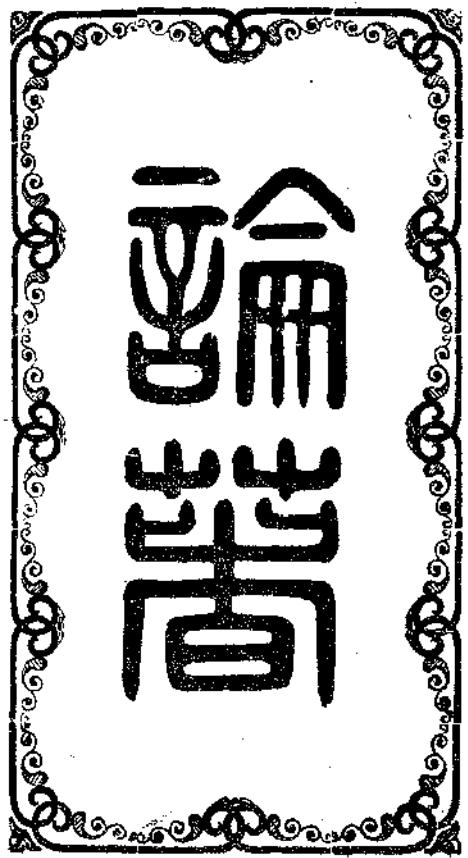
道

詮

摭
餘



六十



悟善總社特別法壇規則

本社第二屆法壇辦竣後奉

何真人諭諸人遇恩親時即可請於

帝師得與親晤談又奉

姚真人諭凡未到之後裔有欲因事補請法壇者

師恩極寬一概准行又奉

帝師諭此後法壇吾擬於下午六時至十時每次至多三家各等因遵經查照從前本社特別專壇成例擬訂特別法壇規則於癸亥十月十八日呈奉

帝師擬所擬甚矣照行等因茲將規則刊載於左

第一條 本總社法壇除公眾法壇外凡特別請求召集先靈者悉依本規則行之

第二條 凡已入追遠堂之先靈無論曾否降臨法壇其子孫均得請開特別法壇

第三條 每次特別法壇至多不得逾三家其一家或二家亦得請求開壇均由請求人先期具表呈壇批准

第四條 特別法壇請求人應先期齋沐如承大祭以期感召

第五條 特別法壇於下午六時開沙其日期不得與社中各壇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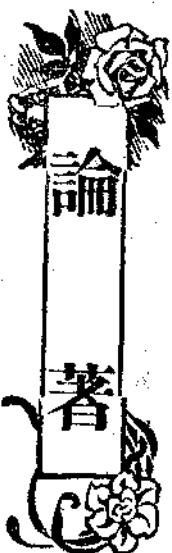
第六條 每次特別法壇需用香燭紙張供品茶水飯食暨電燈一切各費三十元由請求人公攤

一家則獨任之均須先期交納如願多交納者應專備善舉之用

第七條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開會公決之

第八條 本規則自呈准日施行

論 著



靈

學

誌

儒教教祖至聖先師孔子玄玄真經序

甲子六月初八日

古道遠矣。吾生求之。蓋如邱壑之與泰山。行潦之與大海也。爲學老弗輟。所言惟述古聖而已。未敢有所作也。吾少得見師老子。知禮之所由然。覩先王聖人及制度。知古聖垂澤之遠且長。虛之於心。弗敢謂吾學是也。長陶冶於古聖之林。稍解古心傳及忠恕之道。欲推古聖之意。行之於時。弗得。自悔於易未盡。聖帝明王之道。既弗克大昌。而禮詩春秋。言之多簡。或經時不傳。傳亦不過什之三。三天道性命。尤吾所罕言。以無可言。且無可以喻也。是以吾道祖上承玄真之旨。發爲真經。道之言。玄。卽吾徒之所謂中也。道經開端曰。惟。玄。曰。惟。極。此極字。卽爲洪範之極。堯舜心傳之謂。惟一厥中。知斯則知玄之見。端且貫通乎大學中庸。皆此真經註言矣。惟世人弗深求。吾所述者。視若無所覩。吾故言之。俟之百世。徵諸鬼神也。斯道斯文。夫豈外於斯經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惟知斯經。必可以無所憾矣。

道教教祖太上老子玄玄真經序 甲子六月初十日

維吾道門無所謂道。又何謂門。溯厥初時。天地未生。此道已具。惜上古未有紀載。人莫得知。因無信史。亦無信事。故聖如孔子。斷自唐虞三代。唐虞以上七十餘代。皆無傳者。非無傳也。無須傳也。當其世人不行而自道。弗言而自信。詒乎其醞。蓋無所謂善與惡。元化渾渾。無用於文字。更何用於紀載。後人因莫得知。唐虞以下。湯武之世。尙焉。其爲道。尙德行。制禮儀。繁文縟節。始詳見於周官。吾周柱史也。知先聖之遺識。當代之禮。遺者。尙矣。今吾先師太一至聖之真經。是也。禮者。次也。所以合時運治。垂之百世。爲民防也。吾獨傳於孔子。接唐虞之原。續夏商周之道。變化其事。與時推移。而節文之分。爲詩書禮春秋。孔子廼宏其用。正其旨。與一時之哲張大以發揮之。雖經累劫。而是禮之元氣。至今不滅。時至今日。幾於不振。故孔子之道。當首爲教。所重若夫先代先聖之遺。存乎天地。之始藏乎無虛。之內。世人所不得見者。惟河圖洛書。易之卦爻。少具一隅。而未大全。孔子以未終學。易爲憾。今者吾先師太一玄祖所著玄玄真經。正爲易之未大全者之大全也。真經所謂玄玄即天地之先。萬物之祖也。吾嘗以此。

先天之道告之關尹矣。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又曰玄牝玄妙。此真經中玄交。以上工夫也。又曰谷神不死。卽真經後章所言。玄空之實也。吾以常清淨解化授莊周。卽本於真經棄世章也。自茲以往。數雖循環。而真宰弗滅。超乎天地之外。不在輪轉之中。生滅頓無。無虛亦無。無之至極。氣數不能少拘矣。俗謂混沌真經。可以歷百千混沌。而弗知。讀而解此真經者。其元神亦可以歷數千混沌。而弗滅焉。然則此真經蓋已先天地而有矣。吾太一先師以近世人欲橫流忘清淨。路人之應歸刦者多而迷惑。以亂世教者尤多。故取真經一冊微言。發之於乩。爲世之上智者說法。使勿亂於世。教使勿歸於迷途。尙矣哉。吾太一先師之寶笈也。河圖洛書示形而已。易極卦爻。略示數與理之端倪而已。去真尙遠。况此外乎。尙矣哉。吾太一先師之寶笈也。

洪鈞太上述古今中外報應龜鑑論

癸亥十月二十三日

續第二卷第十期

魯桓公弑其兄隱公。初。魯惠公娶元妃孟子。無子。卒。繼室以其娣聲子。生隱公。又娶於宋。曰仲子。爲夫人。生桓公。及惠公薨。國人欲立隱公。隱公以己長而賤。桓公幼而貴。故決代桓攝位。俟其長而授之。公羊氏以不書卽位。爲成公意。而

斷之曰。桓幼而貴。隱長而卑。貴賤之分甚微。而國人莫知。於是扳隱而立之。隱不立。恐桓亦不得立。即使桓立。亦恐諸大夫之不共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子以母貴云云。穀梁氏則以隱爲行小惠。探先君之邪心。而遂成之。善而不正。隱讓故善。不以長與賢爲意。乃傳弟而不傳後。爲不正。至所謂成公志與成公意。二氏皆同。足見隱之決於傳桓。有夙心矣。而穀梁氏所謂桓於隱將傳之時。而弑之爲大惡。誠幽明不刊之定論。隱未得傳桓。時羽父請於公。請殺桓公。公曰。國、桓之國。吾將傳之。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大懼。反以謀之桓。於是弑公。東萊呂氏以隱之死。死於將也。欲傳則傳。何將焉。又何以語於羽父。此禍之所以成也。顧隱公之過。即如穀梁東萊所云。亦不過賢者之過。而桓公之極惡。逆義爲不可倖免。此天誅之所以卒加也矣。桓公立。娶齊女。是爲文姜氏。與其兄襄公通。公與姜氏同如齊。齊侯享公。使公子彭生摺穀公於車中。姜氏遂不復返。天判如下。

據魯社神同被弑之君告稱。逆弟弑兄。即勅於弑者本身償命。而行之於齊。命

二十紀速報不貸此勅

天史姚氏曰。公羊之論隱公當矣。穀梁爲後世設立大防。故云然。左氏載菟裘之語甚明。是隱公之冤爲甚矣。桓公以私利之故。忍推刃於讓位之義兄。其惡蓋爲天下所共知。較之鄭伯克段。燕王殺姪。尤爲殘忍。故上天降罰。車上之禍。卒償齊宮之逆報應如響。已爲後世逆倫諸案立鐵鑒矣。世之人可不深懼乎哉。

自註此補前變例。其餘如晉獻殺申生。里克弑齊卓。衛宣上烝。子伋被殺事。皆是也。

又云。齊襄之報。見於篇首。因齊襄亦逆倫。而其殺魯桓爲私非爲公也。世人勿誤。天假手齊襄。而襄遂可未減也。此節甚有關係。因屬變亂。故次於末。然當置此於秦始皇諸將前。與子胥事同列。

晉獻公烝於齊姜。而生申生。又娶於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使里克傳申生。而託齊卓二子於荀息。已而驪姬讒害世子申生。及獻公卒。子奚齊立。里克與荀息謀改事。息不可。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卓子。克復殺之。息亦死之。

天判如下

據晉申生訴驪姬行讒圖私陰謀殘賊危及晉社乞明降顯戮以靖國難。敕曰。晉主無道上烝重罪依天律即當促壽殄嗣加以誅除異支諸公子宜卽絕滅。以晉始祖再三懇乞而晉復將大故禍及其世子且烝生之子於律不得生存善終今申生所訴本無可准許惟念申生本身尙能篤孝忠君不惜軀命不背君親忠孝所感天爲之動今特使晉重耳得繼正統奠安晉室惟因晉侯殺業不能概免晉之禍亂卽准由申生之請其子奚齊卓子與驪姬卽付所司行罰使皆死於非命以報申生之冤。敕速報神於三年內速報此敕。

天史姚氏曰罪莫大於濫殺惡莫極於黷倫二者俱發雖有孝子慈孫不能救也。晉獻以烝淫之惡行濫殺之事天已鑑其罪而誅其後矣晉難累三世經數十年使無申生之訴始祖之請晉之爲晉未可知矣申生訴狀實指小人之亂晉者中猶有姪死父不得安之語使姪果悟或猶免其死與二弟而誅其黨嗚呼申生其可謂純孝矣哉死生不貳而尤以國事爲重後儒或非申生失其眞矣天惑如響害正者卒亦受戮萬千中無倖免者世之人何相襲比比而不少。

悟耶。

舊說衛宣公爲伋子娶於齊。聞其美。欲自娶之。乃築新臺於河上而邀之。衛人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子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衛人哀之。爲之賦乘舟。伋壽既死。朔乃爲世子。是爲惠公。後衛不寧。朔奔幾覆國。

天判如下

據衛社神奏。衛宣公驥倫滅義。妻子妻亂衛典。廢大禮。得罪先王。有犯天律。乞處分等情。該侯爵自亂典。則身同禽獸。罪在至重。查衛世子伋。賢孝仁明。本應大興衛政。衛主壽已耄耋。應享其賢子之報。今亂倫之罪既實。殘暴之行日多。敕卽將子伋之魂。收回所司。以削除其賢嗣。宣姜忍心賊子。亦敕戮其一子之長。且賢者以促衛運。衛侯本身即敕奪壽二十年。交所司立報此敕。

天史姚氏曰。罪惡之始。莫甚於淫。淫則亂。亂則殘。殘則邦家擾攘。社稷傾覆。不可收拾矣。故自古女禍之烈。未有能倖免者。雖有雄傑之主。能支持於身前。未

有不紛崩離析於身後。自昔以還。蓋比比而不可勝道者焉。此無他。淫之爲氣也。邪邪故種種不祥之事效生矣。況有更甚於此。而公然蹈禽獸之大惡耶。衛宣公當娶子妻之時。其神明已離。而人心泯滅。衷懷鬱蓄。而游衍者皆蠱毒耶。淫邪之氣而無一隙之明矣。夫安得不爲嬖庶讒讐者所乘。以起大亂。而伏大禍哉。氣機之感召。如響斯應。宣公邪淫。宣姜而宣姜。即殺其世子。宣姜殺嫡子。而盜卽先及其長。而賢之壽子。重重相因。殺殺相繼。蓋皆天爲之也。而實人先有以造之者也。嗚呼。使宣公不淫。黷則方以耄耋之壽。享賢嗣之祚。何來大禍。如是哉。即使假死而壽不死。則賢孝之子猶存。而衛社不至瀕危。宣公亦得長其年祚。何至如此。後大亂累世而不已耶。嗚呼。氣機之所感罪惡之所由始矣。天鑑燭爛。不數十年而果報立見。而後事且因之以弗臧。人亦可以深鑒之矣。

自註。此皆人倫之變。因而觸動殺機者。關係至大亂世。如此者甚多。觀此天判。可以知天律之嚴。於此類事者。爲何如。後人當引爲燭戒。故仍列變例中。

天下事正如風火輪。隨轉隨變。無有定相。此際人心惶惑。無可憑依。苟不導之。南屏濟祖說治心。癸亥五月二十九日。北京分社。

使其心歸於正。則由變而亂。莫可究詰。此神佛所以首重勸善。俾其心皆知敬畏。即人人皆有悔禍之心矣。人心所同。天應如響。以此爲救世計。無不成功。而爲積功計。亦無有逾於此者矣。

世亂世治。皆人所爲。欲治世之亂。必先治人之心。如泛舟大水。前途莫測。無舵以主之。無槩以進之。則隨波逐流。奚知所居。人心之險惡。甚於波濤。泛濫滅頂。立可成災。何不制之於未風順之以就下哉。昔賢治水。以適水之性爲主。則吾人治心。當以明心之性爲歸也。心性至善。母行不善。以傷其天。七情六欲。皆狂飈也。務防之使勿驚。榮利美艷。皆毒藥也。務屏之使勿近。惟靜則存。惟淨則明。存則日育。明則日達。合乎道用。是故學道必自心始。方今人心陷溺。莫拔。污染日深。所爲皆悖道斲善之事。所念皆逞私逐欲之思。性日以迷。道日以喪。天之所棄而邪之所交。在世亂。生在身禍。起無論爲人爲已。莫非召刦致災而猶予智。自鳴執迷。不悟謂敬畏爲迂闊。詆仁善爲懦愚。實皆背生之倫。尤須力警其誤。此則吾輩少明道義。已覺正途諸人。引爲不二之責者也。

南屏濟祖說空

癸亥二月初五日
天津分社

人生後能知道生前是何景象。又知道生後是何景象。大概非有大智慧人不能了解的。確實在是如夜中做夢未夢前即前生夢覺後即他生。但是何以做夢有快樂與不快樂就要看夢的因緣。如何夢前無惡因則夢中欣然覺後亦極爽適。夢前有惡因則夢境必惡。覺後亦極懊惱。所以人在世間一切境遇來有來處去有去處。佛說得一個空字不是說境遇空。是說汝心空。如已有因緣如何能空。所以菩薩行福德不受福德爲了却一切因緣也。我見有花盛開。以爲可惜。因花開結果費許多心血。不過落得明年再開。若無開無落。則免去一重緣業。吾人只見其開之可愛。而不知其可惜。何以必至惜其纊紛也。天女散花。以喻法花。非花法非法。若菩提非樹蓮花非花耳。我之前後如我之今日。有色相在。皆非我也。故佛說空。謂空之非人空我實我空他人。所以前後由我而有。而不可知。亦由我而空而可知也。

孚佑帝君論誠感

癸亥六月二十日
天津分社

吾每降臨必百端勸說。此實近世所希。卽分光他壇。雖亦勸善說法。然無如此處之多。因隨侍諸仙。頗有以言諄聽藐之說進者。且謂孔氏常曰。爲政不在多。

言。帝師如此。母乃不憚煩乎。余曰。嘻。豈汝等猶未知耶。教育之道。三教雖屬同歸。然至憑亂降道。則微有不同。何也。蓋視在壇諸人之誠感。不同耳。所謂靈光文。光皆爲此誠感吸收於不知不覺之中。世人每以各壇同一主壇。同一壇諭。往往或異其故。維何。皆誠感不同。例如三地三壇而叩者祇此一人一事。乃所判示。各異在人視之。自以爲怪。甚至懷疑。莫釋。信仰轉疏。凡是種種。皆不知誠感。至理之故。况仙佛判事。本無繩墨。其所以異者。即在甲乙丙三處時。乩判自就其人所問之誠感而定。或發其造意之動機。或察其進行之變化。或就其成功之結果。蓋乩喻指示。本不能如賣卜者之繁煩。亦不能如人生之談話。此中至理。非得侍壇既久。且勤而靈光又素易相接者。不能洞悉。無遺。卽如勝朝吏治。聽訟衡情。往往案同而判異。並不逸出律例範圍。雖以淺近借喻。高深然其理可舉一而反三也。又如乩之道也。上參天地。下合陰陽。究竟是色。是空。人多莫決。吾卽以天地喻之。天果色乎。何莫知其窮極也。天果空乎。何日月風雨。有所繫屬。地果空乎。何山水寶藏。有所興載也。地果色乎。何浩渺不可度量也。故乩道之空色。亦有時自爲空色。亦有時因人而爲空色也。人能由壇諭字裏行。

間不在文字上悉心參悟自得之矣。

人神間以誠感無異於對鏡神在汝心亦不異於汝自見其影故曰相在爾室蓋微顯雖別誠靈無間佛言悉知悉見聖言至誠前知以誠感神神亦以誠應其捷如影響恐非今日之電力所可幾及靈之所通無時空間惟誠則達其神通不可思議豈必實驗於動作間耶今之小法者如符籙催眠猶能見靈之效何況至誠不二者哉試以修道證之道功到淨靜時則智慧神通無不具足上下宇宙無不聞見其有所憶即爲無礙何非誠之一字爲之哉吾輩亦無他術能知未知但以誠靈觀則物無遁形人無遁意耳故人但須盡誠不須疑神之未感修持信道彌篤而精金石可開何況神乎天地無非一個理數能得其理解其數則天命可知後事如見古來聖哲皆知之矣不欲洩機故存而不論然其理盡之於易其傳授之於徒苟能習之無儒佛之殊何天人之辨吾今後將以此授諸汝等使能繼往聖絕學而爲來者傳其緒耳其道亦不外諸經不過諸子誠信終始以期與神無間云耳

吾之請孔聖授經亦正爲此所望



悟善總社修正追遠堂規則 桑亥十月修正

- 第一條 本總社於社內設追遠堂按時祭祀歸法綜祈福部闡幽含掌管其一切辦法悉依本規則行之
- 第二條 凡社員已蒙提度之直系旁系及親友各先靈經該社員函知到社請祀者均得設位
- 第三條 凡社員之先靈未經提度而本總社奉有神諭超昇者經社員請祀均得設位
- 第四條 凡本總社社員謝世本堂應設位祭祀至各分社員謝世經該分社領袖簽名蓋章函知總社一律設位
均先通知其後裔親屬
- 第五條 男靈位供祀於正左龕女靈位供祀於正右龕已故男社員位供祀於東龕已故女社員位供祀於西龕
- 第六條 每年分春秋兩祭春祭以清明節前三日內爲祭期秋祭以中元節前三日內爲祭期
- 第七條 春秋兩祭各先靈之後裔親屬均應與祭行禮由教統副教統分班主祭如教統有事時副教統代行之
副教統有事時督教或各綜代行之
- 第八條 每月朔日拈香行禮一次由教統派綜相行之各後裔親屬願隨班者聽並可不拘何日恭詣先靈處行
禮
- 第九條 凡孤身旅京之後裔親屬遇其先靈生忌週忌等日得詣追遠堂行禮上祭延請僧道或親友來堂誦經
其由外省暫來京師者尤應恭詣該處叩謁其先靈並得供陳祭品
- 凡禮節均一跪三叩
- 第十條
- 第十一條 春秋兩祭及安位應用祭筵香燭楮錄其月朔之期僅用香燭楮錄
- 第十二條 各先靈之後裔親屬於安設靈位時每一靈位須先交設位費六元專欵儲存作爲本堂基金其春秋
祭祀費即由基金利息項下開支
- 第十三條 關於本規則第九條之祭費由該後裔親屬酌量豐儉自備之
- 第十四條 除初創時安位典禮外凡陸續請設先靈位者由該後裔親屬自行安位禮並酌量豐儉自備費用
- 第十五條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呈請修正之
- 第十六條 本規則自呈准之日起施行

詩

詞

楊真人 癸亥二月初二日

青峯碧水好江山。寂寂春光到世間。草色新添花雨潤。柳條又挂翠藍斑。隋堤蝶舞金鉢墜。吳苑鶯歌酒興寬。未把銀缸宵半點。玉蓮開處見瑤盤。

自註、瑤盤何物。諸人會得否。

成真人 癸亥二月初二日

人間珍重是花朝。到處催詩逸興豪。酒醉豹房歸馬疾。要看上苑綠楊條。

洪仙 癸亥二月初二日

晴日春明渭水東。看花飲酒趁和風。催詩此日清新句。一字三歌向太空。

張真人 癸亥二月初二日

暖意偏隨嫩日添。一簾花影到眉尖。能將弱線穿春住。最怕楊花撲地粘。

姚真人 癸亥二月初二日

長堤曾拾舊花鉢。回憶春明已似烟。學道空山無個事。焚香對坐自年年。

詩詞

二

吳真人

癸亥二月初二日

吳宮猶臘六朝花。舊事蕭條夕照斜。縱有金鉗無拾處。今朝只見彩雲賒。
自註噫富貴功名美人芳草片刻已成灰。矣不急回頭北邙中。一堆乾骨頭耳。懼何在哉。

何真人

癸亥二月初三日

春風萬里送天涯。處處千紅變紫霞。最是龍池煙雨裏。宮城柳絮落誰家。

楊仙眉菴

癸亥二月初四日

羣峯忽將暝。晚寒生林薄。遠天烟有痕。近樓雲捧月。細風纖蘭蕙。淑氣滿臺閣。
餘霞成錦茵。坐夢江天白。

閻苑使者

癸亥二月初四日

風聲虛閣破烟雲。半壁龍蛇動篆文。騎鶴揚州人欲去。琅環驚降畢仙君。

自註

姚真人宮居魁畢仙稱畢仙君也。

謹按騎鶴揚州人欲去謂張君慧真將歸省也。

姚姬傳真人送慧真歸省癸亥二月初四日

學靈要誌

美。人。隔。江。水。此。去。歸。何。時。空。餘。蘭。蕙。澤。日。夕。起。遐。思。青。山。常。寂。寂。碧。溪。自。漪。漪。
飛。鳥。鳴。林。外。落。花。滿。階。墀。光。輝。在。丹。顏。颯。颯。華。髮。滋。歲。月。豈。相。假。勳。獻。當。及。茲。
戀。念。塵。中。客。爲。此。世。外。詞。逸。響。留。空。谷。幽。情。切。友。師。惟。以。彝。倫。重。敢。將。白。駒。維。
芳。辰。悽。然。坐。高。閣。醞。深。卮。眷。眷。江。南。去。行。行。塞。北。遲。春。雨。波。上。翻。魚。龍。唼。芳。池。
變。化。君。未。見。絕。代。不。相。知。遠。懷。安。可。極。春。歸。以。爲。期。

平仙

癸亥二月初五日

斜輝淡淡颺微風。打動簷前鐵篆鐘。一聲一聲驚夢覺。深山夜半起蛟龍。

余真人

癸亥二月初六日

野景明花柳。春光到淺蕪。去年雙燕子。猶識舊巢無。

崇德何真人

癸亥二月初八日

鳳闕風清內侍呼。九重恩詔下丹除。官家例重科名客。雁塔當年翰墨書。
自註慧真當年生逢盛世。有如仙境霓裳之樂爲何如耶。

一片丹忱望舊京。斜陽空照帝王城。銅駝猶向途人泣。白首宮人太薄情。

余真人

癸亥三月初十日

詩詞

四

清明節近春城雨。幾處新黃柳。冒烟池草綠。連波蕩碧。乳鶯飛去燕初還。

宋真人 癸亥二月十一日

遠靄聚羣龍。濕雲爭赴壑。虛空戰飛鱗。鬚眉紛落散作綠楊絲。頃刻滿樓閣。
點瀝天花蕊。盈披羈羽屑。霏微向東風。氤氳徧南國。青帝時懶惰。白日爲籠括。
花枝寂寂情鳥聲。嗚嗚咽春陰。復登高衷懷不可說。

自註：高樓眺雨。因共湊此數句。但取其新穎。工拙却未曾計及也。

小鶴仙 癸亥二月十一日

濕羽凌虛飛不穩。醉容經雨頰添紅。一聲長唳三關近。半响低吟五夜風。
自註：嘻。此謂截律。俗謂絕句。如老杜門泊東吳萬里船者。只是我懶無心往
下做耳。

姚姬傳真人懷張君慧真 癸亥二月十一日

微雨江南人去時。計程已過楚山涯。春陰翻減新詩興。對酒傷情只別離。
自註：噫。前歲賦春陰。諸契友皆在。興會淋漓。今年春陰而吾慧真君去矣。

張真人 癸亥二月十三日

取次東風綠柳枝。青郊晴日去遊時。江南好景輸樵牧。一帶湖光拂酒旗。
自註如此春光。乃不知領畧。令花鳥笑人。轉瞬綠老紅殘。風粗日暴。更向何處窺天地生機耶。

余真人 癸亥二月十三日

清明寒食看花時。淺淺春波草欲迷。人到武陵休便去。桃紅雖好最無知。

自註我見桃花引漁郎來。只一次耳。流水滔滔落花悄悄。孰有情。孰無情。所謂只許劉郎一度來也。

楊仙 癸亥二月十四日

晴烟低向山暗風密於綿。日日北樓上雲物相流連。客從蓬瀛至赤足。登樓巔。
叱咤飈塵起江海水翻顛。巨靈立其下。金鰲仰其肩。黃帝附其後。赤松導其前。
虛空立破碎。大雨三日翻雨歇。昨宵中陰霾。遠妍鮮。今夜月東出。清風倍翛閒。
遙想西冷會俯憶。東瀛仙歸雁復嘹唳。悠悠赴遠天。我因寄尺素。悵望立淒然。

小鶴仙 癸亥二月十四日

翻輕翰。寡翅猶弱。最怕天風翻覆吹。欲北偏南雙翼倦。逢人懶唱舊時詞。

詩詞

六

宏教真人 癸亥二月十六日

青山朝日黛凝屏。流水波紋映碧清。春事最宜桑與稻。如何花草獨關情。

王仙 癸亥二月十六日

人自江南歸。爲問江南事。春雨杏花村。酒價如前未。

黃仙 癸亥二月十六日

我亦憶江南。春風吹未闌。綠楊湖水淺。浮黛上晴嵐。

楊仙 癸亥二月十六日

乍晴乍雨近清明。柳岸橫烟春水生。釣艇兩三隨鴨隊。掠波飛傍藻花汀。

盧仙 癸亥二月十六日

寒食無人花滿山。紙灰蝴蝶鬪花間。千年墓道鴉啼樹。久臥陳人夢未闌。

華仙卽事 癸亥二月十六日

楊柳初黃桃杏紅。大千色相付東風。斜陽滿院人方倦。俯見浮鱗就釣翁。
春郊桑婦惜新芽。樵牧歸來唱採茶。一幅田家好圖畫。雞豚社宴醉扶車。
碧波蕩漾柳垂絲。踏踏蹄聲客去遲。風信齊梁猶冷落。西湖新折竹枝詞。

半懶東皇愛。倚閑蜀山秦嶺尙春寒。湖光歷歷漢陽樹。舟到潯陽却阻灘。
自註即事四首有所寓耳。

小鶴仙 癸亥二月十八日

濕翠軟紅毛羽零。虛空猶喜彩雲輕。天邊一抹春烟裏。彳亍飛來伴月明。
姚姬傳真人懷張君慧真 癸亥二月十八日

江南人去已將旬。正是尊鱸口味新。遙見金焦翠嵐裏。遊程喜入五湖春。
自註慧真去今幾日矣。我昨赴金焦。途次尙彷彿見之。此處只有固真悟恒

慧蒂悟真唉。

小仙鶴路遇遠公 癸亥二月二十五日

夕風吹側嫩毛翎。天半翩躚雲水輕。昨夜西湖尋故伴。潯陽江上遇癡僧。
自註你道僧是誰。豈不是飛錫放鶴的遠公。麼多年未遇。昨夜潯陽竟爾相逢。他匆匆甚忙。我道出家人何如此。與公生前大不相同。他道要勸世救刲。往湖南江西辦道院悟善分社。你道奇不奇。今日聖賢仙佛也忙個不了。真正希有。

李仙春野 癸亥二月二十六日

春色滿平野。衆卉爭芳菲。爛然紅與紫。楊柳相依依。鳥語不知倦。蜂蝶時共飛。
物情適自然。獨歎人事非。鐵馬踐浮碧。雜紅染血衣。農工愁征役。婦孺啼空閨。
萬里阻音書。門庭寂斜暉。廻憶太平樂。俯仰淚雙揮。

自註。唉。大好春野。人事蕭條。即而詢之。具道其苦衷。長歌記之如此。

卷

第

二

期

余真人 癸亥二月二十七日

得失無多漫自疑。但憑理教作龜蓍。峯巔若接天空月。及到峯巔始自知。
張真人 癸亥二月二十七日

如何解識個中玄。且看先機在月圓。千古英賢終自棄。全盤失在用心偏。
自註。偏之一字小則害事。大則害身。聖人主中和折衷於正。而今之偏者多矣。
中庸之道不明。元亨之象不見。小人擾亂天君。昏瞶神失其主。百沴以起。
宜乎病入膏肓而良醫且束手也。

小鶴仙 癸亥二月二十八日

橫空一羽毛。絕代兩重翼。前浦迷烟樹。飛鳴過天際。天際多鴛鷺。腐鼠驚欲墜。

雖可療吾饑。恐遭人侮戲。况復鼠尾殘。豈能塞牙齒。仲子三日居。獨貴井邊李。
螬食將過半。蛙笑井底古若重。清廉仲子豈食此。世多覬覦肉食。果有幾。
小節奚足言。孟子不取是。猶欲西赴隴。稻肥味亦美。俯首窺紅塵。昏沈烟霧裏。
自註我適見。鸞仙銜靈芝。我却將口中腐鼠與他比賽。恐人真個以我嗜。
此微物。故爾作此。半以解嘲。半以勸世。勿從別處誤會也。

何仙

癸亥二月初九日
北京分社

春城漸次到清明。柳岸新黃見乳鶯。游士青郊漫歸去。此間難聽杜鵑聲。
碧眼仙子

癸亥二月二十九日
北京分社

仙使頻催下玉京。風飄衣袂御空行。清光遠近分春色。祥靄浮沈見帝城。鳶翼掠雲飛。又降龍鱗射日艷。初呈拂頭滿樹桃花片。幾度勾留迹半陳。

余仙

癸亥二月二十九日
北京分社

渡楫時衝巨浪行。天風海日逐飛塵。中流不許暫容與。一涉遲疑便失津。

王殷

趙溫四天君聯句

癸亥二月五日
南京分社

幾處旌旗閃夕曛。遙從天上落將軍。王愁看燹影關東接。忍使笳聲塞北聞。殷

詩詞

十

策馬追來江畔日。揮戈挑破隴頭雲。趙何年掃得妖氛淨。始見英雄志出羣。

溫

執事神

癸亥二月十二日
南京分社

柳陰深處乳鶯啼。煙淡無踪路。欲迷春水一篙潮半漲。片雲飛過板橋西。



重刊

孚佑帝君易說出版廣告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所以闡明道之迹象者莫易若焉故易經一書實吾國聖學之根本儒者釋易自漢京房氏而大著道家則魏伯陽本易以作參同契二氏以後道儒各相祖述註疏之作汗牛充棟然皆無如我

孚佑帝君所註易說理解詳明實超諸家而上並不囿於一偏徇易註中之鴻寶秘笈也坊本亦偶有售者然闕文甚多茲本社經典部搜集古本補其缺漏並請姚姬傳先生乩筆補序付諸剞劂刻成木版字體大而明顯用最高毛邊紙印成每部裝訂六冊公諸同好以爲研究大道之資僅收回刊板紙張費大洋二元外加郵費二角欲訂購者請寄款本社即爲寄書不誤用特廣告幸賜覽焉

北京悟善總社書誌發行處啟

姚姬傳真人

癸亥二月十四日

青燈黃卷廿年餘。酒醉金臺憶遂初。說著心情總煩惱。何如斗勺滿侏儒。
曼倩常饑侏者飽。從來名士每傷貧。春風洙泗懸河口。不敵當場獻技人。

自註唉吾生時舊友。每多患貧天獨於書生志士多所折磨亦莫知其故也。

和作

蔡慧蒂

新柳輕黃落照餘。萬家燈火晚晴初。連朝春雨柴扉寂。堆案殘編半釋儒。
一雨園林蘇宿草。書城坐擁未憂貧。晚來邀月芸窗下。展卷長吟對古人。

和作

王竝真

知音難覓爨桐餘。澆薄時風失古初。畢竟連城書價重。
近今京師書價騰貴較前數倍有阤
未盡網秦儒。

讀書到老方嫌少。學道從來不厭貧。臣朔何曾飢欲死。金門猶隱滑稽人。

楊眉庵仙師春陰

癸亥二月十八日

唱酬

唱酬

二

陰靄鬱重城。占斷遠山青。煙淡如含雨。春老不聞鶯。斜照吐虹霓。寒林擁月明。
柳線吝金色。杏枝勒紅情。獨有樓上客。動心起暗驚。

和作 江慈濟

雲氣隱山城。千峰遙拱青。淡淡風吹雨。絲絲柳藏鶯。晚霽長虹現。初月大星明。桃李爭春艷。詩歌寄我情。宵來且習靜。安禪總不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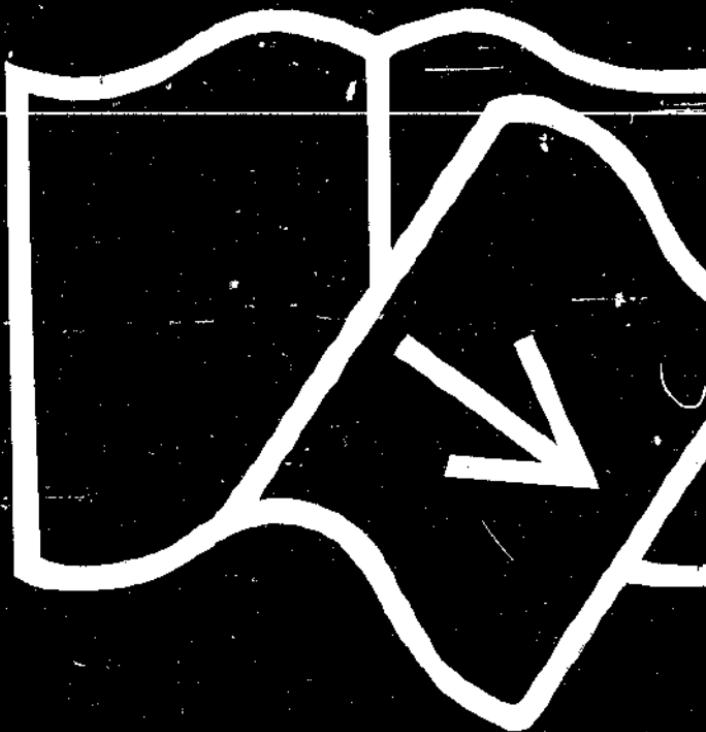
和作 夏玄虛

薄寒汎春城。松柏鬱青青。把杯憶江南。草長飛羣鶯。韶華易宣洩。雜花照眼明。朔方暄獨晚。天地多餘情。深藏紫紅意。爲恐時人驚。停雲悵禁城。喬木祕葱青。啼寒有烏鵲。弄晴無燕鶯。人寰苦慘戚。蒼昊存高明。薄醺釀詩思。默坐窺物情。冥晦何時已。雞鳴中夜驚。

批：玄君詩直古香滿紙。春陰詩中不可多得之作。

和作 袁固真

輕靄罩江城。寒山半抹青。花疎猶滯蝶。柳暗未聞鶯。遠樹含烟重。溼雲障日明。寂寥辜酒思。料峭遲詩情。樓頭春色早。獨使客心驚。



原件短缺

和作 林覺平

薄靄擁春城。垂楊半欲青。花新朝帶雨。樹暗午暎鶯。淡墨遙空寫。孤筇老眼明。低徊開小徑。彳亍覓詩情。自顧華顛白。韶光使我驚。

和作 胡悟恒

薄靄黯春城。陰鬱萬樹青。高梁止飛燕。深柳藏鳴鶯。山色濃還淡。花容暗不明。荒烟迷野戍。微月動幽情。庶彙忍沈寂。客心寧復驚。

和作 王竝真

連朝雨滿城。芳草色青青。纔見啣泥燕。誰聽出谷鶯。輕煙籠柳暗。薄靄障花明。陌上風傳信。樓頭月有情。詩壇逢健將。標奪一軍驚。

楊眉庵仙師春陰 壬亥二月二十一日

乍晴忽復陰。東帝吝何深。城柳絲銷舊。梁燕語滯今。烟連山暝暝。雲低樹森森。樓角分暮靄。欄邊灑瑤琴。故交天涯遠。歸雁夜影沈。春來消息斷。西窗正寂寥。更無風與雨。空愁宵如金。悵望高臺上。清淚一沾襟。

自註：前蒙姚真人盛誇今日索性作些澀奧的句子。蓋吾終不欲沿襲古

人故作此奧語創格君等看是吉是律是拗律皆不是。

姚真人註今日佳節諸君猶來執事勤哉哈哈西風無語暮沈沈一路飛花動別心杏雨楊風寒不減怕他催我賦春陰。

楊前輩今日五言絕佳且奇爲近代拗律中之瓊瑰名作次聯雖古人亦不曾道蓋即江春舊年意而反用之以貼春陰真奇絕險絕我那裡敢者樣來呢他又命我作此題我故云怕他教我賦春陰也只有大膽的慧真在此他便敢和幾十首我可不行固真君以爲如何他敢作紅梅七排五十韻故知定敢如此耳玄虛君既來大好此等奇詩非君不辨請與固君等珍重一思。

和作 江慧濟

輕寒半晴陰騷人意何深談笑思往昔論文見古今遠山雲縹渺近水竹森森臨軒惟醉酒對月獨彈琴彈到無弦曲平沙雁影沈松濤作清響琴韵轉寂岑錚鏘如憂玉一曲值千金悠然發吾慧天風入我襟

和作 夏玄虛

鶴駕集城陰俯瞰塵海深人世易舒慘雲山無古今暝霧瀰漫中松柏何森

森薄飲元亮酒微聞嵇子琴天低白日匿恐遂虞淵沈誰能揮魯戈憫懷託苦岑懷人置周行我姑酌兕金長歌桑土詩感之淚盈襟批玄子詩真了不得所謂瓊瑰落落無獨有偶矣蓋字句皆名貴而風雅非此君不辦真好真好前詩實懷古意非近人所能作

和作 袁固真

春陽復遘陰二月春未深東皇詎無意沈醉乃到今日薄花黯淡風寒樹蕭森何以慰寥寂當窗調素琴絃澀轉含潤音低響欲沈搔首望天末浮雲蔽遠岑眷言思故鄉書遲重萬金柳弱不可折涕泗欲霑襟

和作 丁玄一

城闕半晴陰愴然感遇深履坦率由舊識時誤盡今蒲盧終有在壁壘復何森惡逸容陶甓延薰佇舜琴雨收飛鳥過風定落花沈慘澹液池柳蜿蜒附郭岑雄心薄層漢駿骨市千金最易春華歇思之淚滿襟

和作 蔡慧蒂

陶侃惜分陰寓意抑何深羲和鞭日馭遙遙成古今人世有代謝衆綠漸陰

唱 酬

唱 酬

八

森灌足臨滄浪。散髮弄瑤琴。一氣含蒼茫。四山暮靄沈。俊遊遇寒食。結契託
苦岑。風華讓先輩。惜墨敢如金。樓迥面城隈。當風快披襟。

和作 王立真

第三集

綠章借春陰。愛物意何深。冷暖分南北。晦明無古今。花遲雲涵養。風緊樹蕭
森。杏綻雨含萼。柳眠煙潤琴。蒼茫山色暝。隱約夕陽沈。霧氣浮空際。月光藏
遠岑。誰知詠桑土。安得辟寒金。適值清明節。思親淚滿襟。適值姚眞人作追遠堂序故云

楊眉庵仙師春陰

癸亥二月二十五日

新陰鳩喜鳴。池草暗春生。鶯疊斜塘。晚花開野寺。明蜂翔識芳意。雪散見春情。
山態青如沐。樹烟淡而清。餘寒付鴻雁。雜火伴天星。遙矚牽遐思。幽人三徑迎。
自註吾近不常爲排律。吾沒後有七子專效盛唐。謂之七子體。而李崆峒尤
擅名。吾生其前。却不能爾爾。蓋亦時代爲之。且因當時太祖與解黃等。皆重
性靈略格調也。吾平生最恥拾人牙慧。每自創體。然亦究不能逃古人圈子
外也。今日且復扭扭捏捏來學昔人。可笑否。

和作 江蘇濟

處處聽鶲鳴。春光滿眼生。鐘敲荒寺晚。樵唱落霞明。山鳥知人意。庭花動客情。遠峰新似沐。疎竹韻何清。塞上初歸雁。天邊燦衆星。幽居無限好。猿鶴自相迎。

和作 夏玄虛

出谷聽嚶鳴。盍簪求友生。交期崇令德。澡浴及春明。桃李逐時艷。芝蘭遺俗情。西河賢易色。孤竹聖之清。帝化施時雨。羣才應聚星。裁成感仙伯。詩酒日將迎。

批玄虛詩功尤進。爲本社冠。當如何領袖諸友。推張風騷。以期大成耶。蓋詩文與國運有密切關係耳。

和作 袁固真

春暖流鶯鳴。野塘芳草生。風掠水紋細。日射花光明。栩栩驚蝶夢。欣欣識物情。霧痕天際散。山色烟外清。一鉤上新月。幾點見疎星。緩步歸村舍。候門稚子迎。

和作 丁玄一

唱 酬

十

倉庚破曉鳴。日擁早霞生。朝氣揭衣薄。晴光射樹明。山川寧。我笑花鳥自春。
情思與雲天。邈心期。河水清。梨繆香徑雪。萍點碎池星。萬物一逆旅。乾坤足送迎。

和作 胡悟恆

陽和百鳥鳴。逸興應時生。雨過烟猶溼。雲低月不明。山花含笑意。陌柳感離情。黯黯春愁淡。醺醺酒味清。炊煙侵晚照。漁火雜天星。最羨陶潛樂。歸來稚子迎。

和作 蔡慧蓀

簷際鵲爭鳴。晴光駒隙生。春雲多淡蕩。潭水自空明。柳外山如笑。花前蝶有情。沿溪芳草碧。高閣好風清。選夢眠長日。嗜奇說景星。角巾聊嘯傲。性拙懶逢迎。

批蒂君今日亦和數語耶。賜酒三杯。此君詩法頗熟。才與筆尤爲清麗出衆。故吾每來必念之。欲相伴助吾詩文靈光耳。

和作 王竝真

高樹鳥爭鳴。春晴淑氣生。天青連海闊。草碧襯花明。省識芳菲意。優遊活潑情。蝶貪花氣醉。魚樂石泉清。夜色窺簾月。文光射斗星。登樓覽雲表。雙鶴喜相迎。

批竝真詩亦與日俱長。如春草青青。此後必成一家。如律中蝶魚有情句。直與蒂君同調。絕佳絕佳。此君詩思迥與平人不同。鍊句敲字。亦良具苦心。漸入佳境。此後欲罷不能矣。我不意此君竟成就如此。奇哉。成後與道學皆有盛名。惟能詩文。方稱得道學耳。勉之一律付刊。

姚姬傳真人春陰

癸亥二月二十五日

草色新添碧。林鶯細囀。晴山光青似畫。烟樹淡含情。城柳絲條換。野花枝葉榮。今年春訊晚。誤我踏郊青。

自註。眉菴好創奇特之句。厭人學古。吾故爲此。然總是古人所說過的。因古人太多。其思亦無奇不有。那能逃得出。不過句調略生硬而已。過於生硬。又失之魔。李長吉。孟東野。韓賈等。畢生平之力。僅得之。即眉菴生時。亦規步繩趨。由樂府六朝三唐兩宋中來。然則奇特豈易言哉。蓋必成家數後。再融會

古人自開生面而後可也。吾尙差尙差。

和作 江慧濟

第三

春光融淑景。天氣半陰晴。蝶醉花含笑。鶯痴物有情。樓前烟雨潤。檻外露華榮。草色迷南浦。懷人眼望青。

第二

批慧濟君詩甚奇采。興與致極淋漓。絕不似六十歲人所爲。是足見此君年壽才過三分之一。尙是孩童趣味。詩要如此方有朝氣。後步如玄虛評悟真書曰。韶秀俊美。吾今借以評慧濟君此詩。詩有貴老處。要當其體耳。少年人宜之。若老成手能再化入少穉境。方是上乘。如韓偓李商隱宋錢文僖楊億劉筠寇萊公。皆以老成化爲韶秀翩躚之什。雖曰西崑。正是詩家拈花上乘。點穴金針也。慧君其勉之。異日者君名不在數公下已。吾雖不敏。當時時詢之諸大家。爲君作老馬也。名在必成。要須勤耳。鼐至今於鄉壠。每日必誦毛詩與漢魏三唐詩數卷。亦此心也。

和作 袁固真

連朝春色暗。近午放新晴。蝶衣輕曬紛。柳眼媚含情。樓外山如笑。池邊草向

第一

榮。晚霞散。餘綺好景入丹青。

和作 王茲真

推窗春早起。旭日放新晴。水面紋初皺。簾前草有情。燕忙新壘暖。蝶戀野花榮。擬訪知音者。携筇共踏青。

和作 胡悟恒

底事春光黯。天公不放晴。鶯愁疑有意。蝶怨不勝情。含露花藏艷。籠烟木向榮。芳郊游未得。辜負好山青。

期二第一卷三第一

唱酬





悟總社善要靈學誌第一第二兩卷再版廣告

本社發行之靈學要誌現已出版至第三卷矣而第一第二兩卷前以初版所印者業已售罄致購閱者不能尋流溯源始終一貫茲又再版印就若干部以供閱者補購之便至於每卷價目仍售大洋四元欲購閱者請向敝社或就近於各分銷處購閱爲盼

分銷處地詳址本卷要誌請中廣告參看

靈

學

要

誌

京師地方救護團捐募賑款芳名清冊

續第三卷第一期

善業

陶懋松君洋一元

逸廣居士洋二元

苑靜菴君洋一元

漁陽道人洋二元

章落臣君洋二元

丁向汀君洋二元

瑞凝堂洋二元

同善堂洋二元

張子英君洋二元

恩傑爾君洋二十五元

清華山人洋二元

王鐵珊君洋一百元

劉悅卿君洋二元

何達夫君洋四十元

李俊卿君洋二元

朱張女士洋三元

錢子餘君洋四元

賈茂堂洋三百元

袁保三君洋二十元

龔心濬總理洋二百元

王總司令洋一百元

江宇澄將軍洋三百元

袁左正申右王堂洋一百元

費紫筠君洋十元

稅務處洋二百元

王淑媛女士洋二元

善業 京師地方救護團捐募賬款芳名清冊

外交部洋二萬元

賑務處洋二萬元

實業債券局洋二十元

航空署潘署長洋二十元

徐祖吾君洋二元

吳先生洋一元

王鏗君洋一元

王鏞君洋一元

陳虹君洋一元

王鶴君洋一元

沈觀宸君洋二元

邢契莘君洋一元

朱方廣君洋一元

董鴻謙君洋一元

張益譽君洋一元

北大蔡校長洋十元

何炳松君洋一元

陸夢熊關賡麟
雷光宇王景春君洋五十元

金鼎杞君洋一元

周悟炳君洋二元

梁壽相君洋二元

李問廉君洋二元

王揚君洋一元

顧興照君洋一元

顧乃鑄君洋一元

池博君洋一元

黃靜波君洋一元

汪邁君洋一元

譚熙鴻君洋一元

鈕元伯君洋二百元

敬節會洋一千元

吳宗栻君洋二元

張遠峯君洋二元

趙濟舟君洋二元

靈學要誌

程寶璜君洋二元

唐有恆君洋二元

張君謀君洋二元

程振鈞君洋一元

程瀛章君洋一元

陳仲章君洋一元

陳莘農君洋一元

吳繼祖君洋一元

謝恩隆君洋一元

張鑑塘君洋二元

周建然君洋一元

鄧鎮瀛君洋一元

李斐君君洋三十元

李璧金君洋一元

張岱杉君洋三十元

許凝君洋一元

于志昂君洋二十元

唐廷秩君洋一元

妙記洋一百元

楊學愷君洋一元

陳季侃君洋三百元

毛恩旭君洋一元

韓家楨君洋二元

張貽君君洋一元

葉弼君洋一元

左文淇君洋一元

王維伯君洋三元

實楚禪君洋一元

王兆榮君洋二元

錢家潮君洋一元

袁淑儀女士洋二十元

馬德潤君洋一元

善業 京師地方教護團捐募賑款芳名清冊

四

史春旭君洋五十元

王建祖君洋一元

光梅生君洋一百元

何炳松君洋一元

陸亮臣君洋五元

熊遂君洋一元

梁燕孫總理洋一千元

葉在均君洋一元

劉成志君洋二元

何基鴻君洋一元

秦士良君洋一元

翁敬棠君洋一元

李振書君洋一元

李惠民君洋一元

帥敏才君洋五元

李謙章君洋一元

陸月波君洋三元

王懷曾君洋一元

劉直霖君洋一元

陸繡山君洋五十元

齊印彬君洋一元

鍾蕙生君洋二百元

尤乙照君洋一元

梁六太太洋二元

石道伊君洋一元

海參威中華總商會
張道有君洋一千元

張實君洋一元

無名氏洋五元

章沅君洋一元

無名氏洋二元

花紗納君洋一元

沈鴻照君洋十元

易廷熹君洋二元

孔少軒君洋三百元

期二第三卷第

靈學要誌

劉炳孫君洋四元	孫麗生君洋七十元
馬少甫君洋五十元	無名氏洋七元
孫介甫君洋十元	徐叔子君洋五十元
呂燮甫君洋十元	張仲平君洋五十元
王慈生君洋五十元	陶蘭泉君洋五十元
王藥生君洋十元	吳秋舫君洋六十二元
倪炳文君洋五十元	袁履清君洋一百元
張仲平君洋二百元	譚鐵陞君洋一百元
劉右常君洋一百三十元	看守所諸君洋五元
秦華君洋五十元	張紹宗君洋一元
王彥邦君洋三元	趙斌海君洋一元
朱瑞麟君洋二元	趙嘉任君洋一元
王共心君洋二元	崔玉麟君洋一元
魏普雲君洋二元	董芝芳君洋一元
劉紹復君洋二元	趙世珍君洋一元
毛羽鴻君洋二元	關熙雍君洋一元
華之桐君洋二元	張恩明君洋一元

善業京師地方救護團捐募賑款各清冊

六

楊恩露君洋二元	崔友德君洋一元
于龍溪君洋一元	陶貴厚君洋一元
何純紓君洋一元	關文衡君洋五角
王柏君洋三元	王振岳君洋五角
韓天慰君洋一元	李炳章君洋五角
何厚謨君洋五角	馬憲章君洋五角
孫象紀君洋五角	馮廣明君洋五角
徐惟淇君洋一元	祝恩海君洋一元
王應觀君洋五角	董繼凌君洋一元
李維堂君洋五角	包煥章君洋五角
何承綱君洋五角	王廷元君洋五角
張永嵐君洋一元	趙廣文君洋五角
吳肇昌君洋五角	那玉連君洋一元
伏秉權君洋五角	遲長恩君洋八角
周書銘君洋三元	陶魁卿君洋六角
岳超君洋一元	
王世強君洋五角	
趙國璠君洋一元	

靈學要誌

曹弘毅君洋五角	白岐昌君洋五角
胡國棟君洋五角	楊廉善君洋五角
劉振卿君洋一角	修學儒君洋五角
魏海福君洋一角	鄭斗南君洋一角
戴憲斌君洋五角	甯鍾緒君洋五角
齊鵬舉君洋五角	洪積茂君洋三角
董續彬君洋五角	榮文會君洋五角
吳郁文君洋三元	于連漢君洋五角
李培蘭君洋一元	劉春鉅君洋三角
顏松照君洋五角	陳樹斌君洋五角
孫繼熙君洋一角	楊守紳君洋五角
王德權君洋五角	侯起堯君洋三角
趙永昌君洋五角	張子孚君洋一角
周秉權君洋一角	關勝培君洋三角
孫毓普君洋四角	董星北君洋五角
曲寶珩君洋一角	李慶祥君洋三角
	張福森君洋三角

善業京師地方救護團捐募賬款芳名清冊

八

期二第三卷第

李紹章君洋五角	蔡熊飛洋君一元
程殿卿君洋五角	苗熙昌君洋三角
關容義君洋一元	王家相君洋五角
黃之琦君洋五角	夢幻堂洋二元
吳清安君洋三角	六有堂洋一元
展恩慶君洋一元	翕龕君洋一元
王桐軒君洋五元	吳瑞堂君洋一元
恩竹坡君洋一元	張濟安君洋二元
洪輔臣君洋一元	蹇恆駒君洋二元
張仲衡君洋一元	徐仲霖君洋二元
怡性山房洋一元	安海瀾君洋二元
關德儕儕君洋一元	呂雪荷君洋二元
郭秉和君洋五元	鄭叔良君洋二元
龍慕韓君洋一元	吳晴波君洋二元
姚直之君洋一元	曹秉章君洋十元
楊灝宇君洋二元	毛邦偉君洋五元
李怡燕君洋一元	吳石公君洋二元

靈學要誌

無名氏	洋五十元	華閔荃君	洋二元
謝康伯	君洋十元	葛雒辰君	洋二元
辛酉聯合會	洋一百四十四元七角四分	武學書局	洋十元
田吳叔琴	女士洋二元	丁石生君	洋一元
李露生	君洋五元	楊望耘君	洋二元
雷修齋	君洋四元	光香九君	洋二元
趙樹堂	君洋二元	范友堂君	洋二元
郭瀛洲	君洋一元	陳鳳舉君	洋四元
張一安	君洋一元	衛燕平君	洋五元
李正卿	君洋五元	郭成軒君	洋二元
胡堯卿	君洋十五元	白麟閣君	洋二元
郭種雲	君洋四元	史少泉君	洋二元
劉范周	君洋四元	朱得臣君	洋二元
丁惠民	君洋四元	汪季文君	洋二元
吳子仁	君洋四元	舒達卿君	洋一元
耀勛丞	君洋三元	張幼渠君	洋一元
趙劭忱	君洋四元		

善業 京師地方救護團捐募賑款芳名清冊

十

史春旭君洋三元
王伯恆君洋二元
方漢卿君洋二元
田紹武君洋一元
王肯堂君洋三元

郭云書君洋五元

謝晉岑君洋二元

于治臣君洋二元
劉孟陶君洋一元

楊震九君洋二元

張文欽君洋一元

張次蕭君洋一元

王湘珊君洋一元

馬君貽君洋一元

趙青士君洋一元

程子平君洋一元

尤子祥君洋一元

戚貴卿君洋一元

許靜稚君洋一元

汪時育君洋一元

牛蓀彝君洋一元

王墨莊君洋一元

巴星五君洋三元
王冠璫君洋五元

期二第卷三第

尚介仁君洋二元
原賡南君洋一元
周楨廷君洋一元
石倚梅君洋一元
曹寶仁君洋一元
郭瞻麓君洋一千元

于振東君洋一元
徐慨人君洋一元
申澤生君洋一元
彭澤普君洋一元
汪陸誦芬女士洋三十元

高棠林君洋一元

京綏鐵路管理局洋二十元

陳啟焱君洋一元

顧文光君洋一元

江國珍君洋一元

趙沛霖君洋五角

張恩紳君銅元八吊

李功義君銅元八吊

俞樹人君銅元八吊

郭撫誠君洋一元

毛艾孫君洋二百元

哈爾濱貨幣信託公司洋十元

梁苗銘
仲爲洋十元

王子琴君洋一元

張雨生君洋十元

善業 京師地方救護團捐募賑款芳名清冊

十二

周浩波君洋二十元

王子淵君洋十元

林念萱君洋二十元

哈爾濱中國銀行洋二十元

李階平君洋五十元

哈爾濱交通銀行洋二十元

郭嘯秋君洋三百元

永興隆君洋十元

楊味雲君洋一百元

馬峻峯君洋十元

何蔣嫻明女士洋一百元

周獻卿君洋十元

費振聲君洋十元

哈爾濱東三省銀行洋二十元

恆裕銀號洋十元

馮潤田君洋五元

巴彥巴圖君洋一元

京漢路局洋一百元

札欽札布君洋一元

馮檢閱使洋三十元

彭蘇克君洋一元

珠綸太洋一元

吉林孫督軍洋五百五十五元

捐助奉米運
費麻袋等用

袁彊巖君洋六元

吳善奇君洋一元

奎逸堪洋君洋六元

來福君洋一元

傅夢巖君洋六元

定得君洋一元

陸獻夫君洋六元

德通君洋一元

樂佑申君洋六元

巴第君洋一元

六十八君洋二元

靈學要誌

林卡鈞君洋六元

紹越于君洋十元

共收入 洋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元五角九分
銅元一千一百九十九吊合洋六十二元六角三分

總共洋六萬九千一百九十九元零二角二分

期二第卷三第

善業

京師地方救護團捐募賑款芳名清冊





靈學要誌分銷處

北京

北京兆悟善分社

翠花灣

文明書局

琉璃廠東頭路北

鴻寶閣書莊

琉璃廠西頭路南

松筠閣書莊

大沙土圓路東

慎書局

琉璃廠中間路北

寶華堂書莊

琉璃廠偏東路南

綠香園茶樓

勸業場樓上路東

華興閣南紙店

青雲閣後門內路西

佩文齋書莊

地安門外大街路西

日升泰南紙店

地安門外鼓樓前路西

洪吉號南紙店

東安市場暢觀樓內

佩文鑑書社

東安市場丹桂商場

瀛賢書社

東安市場東安樓內
西單牌樓

同懋增南紙店

東安市場雜劇場

江西

悟善分社

南昌馬池後

山東

悟善分社

濟南城內

雲南

悟善分社

省城一垣田怡和省號

甘肅

悟善分社

蘭州水北門五省會館

江蘇

悟善分社

城內朝天宮

南京悟善分社

常州東門內

常州悟善分社

記事

癸亥正月二十日

靈

宏教真人降
今年教當舉辦諸人責任日重。帝師奉天旨降臨當有詳諭。
孚佑帝君臨

今日爲癸亥年第一次開壇首日。以根本計爲第五周期。明年即屆預約之時。正全國轉移之機。汝等皆從我有年。辛苦勞瘁財殲力竭。以從事於善業。不容稍懈。實所罕覩。故天將卒從其志而興起之。凡汝諸生在吾門下。非宿業沉重。已經指出之一二人。俾漸修持外。所有去歲今歲明年初三大刦大災。一切兵疫水火諸禍。俱已蠲免。其有功及民社者。並其家屬亦概予豁免。欽哉諸生爲善者昌。爲惡者亡。斯乃天道毫釐不爽。諸生爲善。幾忘身家食報。有時已不在遠。凡爾及門。無論新舊務凜斯旨。存有二錢爲一錢善。當此巨災時已臨邇。老天兩眼分外明白。微細必覩。遼遠必察。不聾不瞞。報應如響。而尤迅速。惟我門

學要誌

記事

記事

二

下及諸愛好其各勵哉。

本社今日首次開沙。即爲本年乩壇之元旦。吾在各省及諸要地。概於元旦命講。文昌帝君勸孝文。今日開乩。孝爲五教之通德。不可不首爲諸生講明。仰講員備講。(講員遵講畢)

訓林慧廸云。惟汝克生肖子。本社增榮。今父子同修。厥德益彰。厥壽惟永。尙懋厥修。欽哉。汝所有前此陰隲。俱已付司叙錄矣。

謹按慧廸爲林覺平之父。故 帝師云云。

訓張悟厚云。既入道門。更須勉修。

訓梁學堅云。忍斷俗根。好自補修。

訓江靜堅云。汝乃慧濟同族耶。汝根柢極厚。惟心尙未堅。以未達於真靜耳。可自勉於名實之間。

訓劉慧塾云。三世人身。一世仙舉。安得不有特徵耶。此名須自深思。他則暫不須言。

訓洪璧真云。心誠志堅。亦有才畧。少年極可造才也。

訓張悟璞云。汝如玉在其中。現雖尙是璞樣。將來能將外邊的擺脫。即大進矣。惟德與學。足以勝之。勉哉。

訓孫清彝云。汝性甚直。口快氣爽。若加修持。豪傑中人也。少有夙業。力修可免。聖賢菩薩中。如子路濟佛六祖等。正君輩中人也。

訓色涵利云。汝二世因循。今生又多病。求神不如求仁。仁在於勇。甚勿再爲因循。誠心尙好。勉修當有感應。

訓張時慧云。汝有英氣。神亦沉着不浮。速卽努力修持。勿怠。誠信果堅。必可大成也。

訓吳默一云。汝心極誠。且有積德。惟須再加勉修。

訓王弼正云。汝甚誠心。勉修必大進矣。亦須自思名義。

訓王慧寅鄭慧貞云。汝二人才具皆極好。吾甚鍾愛。且相貌亦奕然風雅。氣度均頗恢宏。沉淵何乃如是。甚矣多少才俊。埋沒個中。可爲浩歎。噫。惟德足以救之。

訓張靜階云。好自爲之。尙有兩個滿壽。惟仁惟德。能延來世。切切。

記事

鄭道禪代劉玄諦默禱問事

四

第三期

卷

第一

二

吾前已諭之矣。但春來甚佳。應注意仁字讓字。以此始契天心。惟須時存春冰虎尾之念耳。若以旁人主張則敗矣。須知虛谷尙生風。晴空尙橫雲。若非虛空更不知多少糾紛矣。吾前諭緩取。已將禪機透洩。苟不忘忽。則吾當假桃花水助一番風。此際須耐之。切勿被動。

請示 濟祖神牌供於何處

此事尙須緩定。因新奉 天旨。所有救世新教。以 孔聖爲宗。派吾爲主壇。前之權理五教名義。改爲 欽命救世新教主壇。爲宣布本教教義主任。宗主二字。已不適用。應即照改。濟佛現尙未奉 天旨。俟 天旨頒後。再定牌名。以昭慎重。

呈本總社學扶規則業經呈准在案現擬組織開辦

此事吾早有意舉行。今諸人誠心求學。極堪嘉許。仰各虔誠宣誓。永不背道。開沙練習可也。並派竝真慧真爲學扶壇監。諸生習扶。須守所定時刻。勿作輟。不常。至久而無成。本教已將普及。實有賴於扶員。所望諸人速速學成。

呈二卷第五期第六期第七期靈學要誌稿

諸編輯勤勞可嘉。而慧真悟恒悟功三人尤甚。洵屬本社得力之才。所有五六七三期要誌。即予付印。印時並責成三人詳加校對爲要。

呈報壬戌十二月份社務經費收支冊

已閱冊存。

學

要

誌

朱證懺呈繳大悲往生等咒並菩提心經一千本並請像片

證懺所印誦經咒自有功德。但遇事多積善功。自獲福報。像片亦准領。

李堅覺呈報在常州籌設分社情形

汝誠信爲神所契。分社事仰一切照章辦理。本總社將來當派重要職員。分查各分社。并赴常察視。因教務關係重大。不得不縝密將事也。

諭劉慧謹云。須以人民爲重。孟子不可不多讀。當今之世。諸侯有存仁心行仁政。民之從之。猶水之就下。沛然莫能禦之。故事半功倍。惟此時爲然。噫。勿視此爲迂言。苟有一分實心。必受三分實效。吾不欺人。惟此時爲然。惜吾非今諸侯。然使當今之世。爲天下救難救危。天下人民。又安肯不以我爲其父母哉。噫天

爵在此。無人肯受。爲可惜也。亂胡所底止耶。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撥亂反正。化俗移風。正在此時。吾不虛言夸大也。

癸亥正月二十一日

碧眼仙子降

今日庚壇。老祖降臨。帝師駕亦近矣。諸人須加意齊整。本年第一次庚壇。須表見一種振作整飭氣象。毋令人看得太冷淡。老祖雖不見責。帝師總覺有些不便耳。

至聖先天太一老祖臨

慧惠未在耶。裕真悟淡來。汝等總持教文二綜教文者。本教之翼也。惟汝教文二綜首領。其各自速勵厥行。以行本教所不能行。努力爲之切切。

教統督教來。文綜教綜法綜皆來。鎮覺悟恒何尙未至。本社振興教務。以團體爲結合。諸人所當共凜斯旨。諸人有疾病事故。教統督教應先爲遣使慰問。古言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以教統督教之真誠實惠。人豈有不從者乎。要在勞來慰藉。素有以服其心耳。慰勞之使頻至。其人亦不肯不至矣。惟德化人。無遠弗

屆。况本社乎。

本教伊始宣佈。在擇人而施。推闡大行。則期於盡人皆化。吾前此選擇諸弟子。均爲創設用也。以後務取寬大。凡具誠心。無不接引。爲教化普及計也。然教之中堅。須以先進諸人組織之。諸人經擇選而來。爲夙緣所定。老祖各教祖久所鑒定。必無外道背教之事。所望黽勉警惕。無自貽誤。功罪在神鑒中。無論何事。神不可欺。倘有善惡。各得其報。無謂吾懵懵也。

孚佑帝君示

老祖諭甚嚴切。汝等但以教爲主。而尤以自己敬信爲主。若忘此誠。是毀吾教。罰有應得。用人之道。如用器。取其長而已。若求全焉。則不中用者多矣。諸人果能皆如吾之居心。則天下人無不可爲善。卽無不可爲吾用矣。教統德量。與吾正同。故老祖固結團體之諭。當由教統本此。以喻諸人。但存一容忍之心。則天下皆兄弟也。何患團體之不堅哉。

癸亥正月二十五日

黃仙降

吾來時。帝師面諭。諸生誠信固佳。然不可狎暱。以免褻瀆。除因正式請示外。不宜隨意開沙視。扶乩爲兒戲。如因習扶。亦須先宣誓奉准。始得設壇練習。若輕率爲之。魔必乘隙而來。神仙感於誠正。魔鬼召於詭變。扶乩者不可不慎也。切切。

癸亥正月二十六日

是日爲本總社文社開始之第一日。帝師與文昌帝君均臨。禮節隆重。與平時不同。茲紀大畧如左。

小鶴仙 閩苑使者 劉司翰海峯次第降。皆 姚姬傳真人之前導也。宏教柳真人 崇德何真人及 華真人次第降。皆 帝師之前導也。樞府使者 樞府司文郎 樞府司命郎次第降。皆 文昌帝君之前導也。彌文伯姚姬傳真人降。

今日吾侍 帝師 文昌帝君特臨本社文壇。行開壇謁。孔聖 文昌禮。後行相見禮。再各發闡化救世宏願。向昊天上帝誠心行禮。禮成。師與文昌略致訓詞。即返駕。諸生送神後。吾出文。惟時所限。不能多出文耳。至於教

統督教隨意致訓詞。文綜法綜隨意演講。因今所切要者。惟勸化一道。故極鄭重也。

孚佑帝君臨

汝諸生能勤如此。誠化世救刲前途無疆之麻也。今日文壇開始。故同文昌帝君率汝等謁師禮。祖籲天也。所關至鉅。汝等務各發抒至誠。上格上蒼。下救羣生。汝等欽哉。至彌文雖吾弟子。特主斯壇。汝等於謁師後。亦以師禮致謁。

弼文伯姚姬傳真人示

要
帝師特賜福酒文醴各三爵。文昌特賜文醴各三爵。教統受享畢。可早歸休養。蓋一身所關最巨。禮固不可或缺。養亦務須及時。切望格外珍重。切切。

今日諸大文士皆來矣。幾個絕好的悟徹固真慧真謙紀等。皆在足徵。此次大會。非偶然也。吾意欲諸君於此時。將紙筆親書十數字。或詩一首。或成語。或但題名。留作墨蹟紀念。以爲我文壇今日開壇永遠之印證。蓋章繪圖。數十年後。即爲珍寶矣。吾特先題。諸君各次第續題。

癸亥正月二十八日

楊真人降

訓王悟真云。向人不可盡歡忠。此君子全交之道。子君子也。知此則無不利。賜梅悟功一字曰是。並示云。仁者之心。以仁義爲利。妙在是字。日日心止於一。即是也。道在是矣。

訓錢覺塵云。修德自能償所欲。所欲在能償。欲如其量。即爲修德。故重在修字。君質厚德器。但孜孜焉於善。所欲無不償矣。人有善願。天必從之。得水以生。得火以長。爲既濟卦。此君所欲知者。

訓張慎覺云。天不可階。雲可登。如造飛艇。成功則居然天上人矣。青雲二字有深意。

訓文醒意云。天命之謂性。性爲生生之本。能修至十分。則生機亦十分。速速修。速速修。



附錄

孚佑帝君論戒律與人心之關係

轉錄南縣昌化文社

盈天地之物最近於吾者厥惟身哉。人身即小天地也。而主宰之則心。心之體虛靈無物。故曰靈台。心之用闡明天理。故曰天君。而賊天理。垢靈台者莫如人欲。人欲熾斯天君無權矣。故孔子之論治己也。曰克己。其言改惡也。曰攻其惡。其言悔過也。曰見過內訟。夫已曰克惡。曰攻過。曰訟是直以兵刑之道治之也。聖人之意蓋謂人欲之盤踞於吾心必如老吏折獄名將用兵使訟無遁情。而戰則必克。攻則必取。庶能不汚天君。不害天理。此保身克慾之義也。試推其意。論之人欲者殆我身中之蚩尤歟。身之天理不可與人欲並存。譬之黃帝之民不可與蚩尤並居。而黃帝驅蚩尤易。天君克人欲難者何哉。概夫黃帝之戰蚩尤也。蚩尤興霧迷之。乃作指南以定方向。人欲之迷天理。其作霧興雲更十倍。於蚩尤矣。顧此心竟無指南亦何怪。終不得克勝人欲也。戒律十二三教之指南也。戒律能與四子五經相表裏。而其立言尤簡。其包羅尤衆。其警醒尤切。

其收效尤速。其流通尤易。誠哉其爲指南矣。彼茫茫衆彙。蚩蚩羣生。有戒而不聞。聞戒而不悟。悟戒而不守。守戒而不堅。是猶蚩尤放霧黃帝。得指南不用也。其能不誤趨向者幾何哉。嗚呼。今日人心。皆以盲人騎瞎馬。而墮入十里濃霧中者久矣。欲撥此濃霧。重覩天日。捨遵守戒規。將奚由也。我中皇之垂此戒規。以求維繫天下之人心。其用心苦矣。其立意厚矣。人不幸生於今日。不得覩陶唐三代之隆。亦幸而生於今日。得以聆十二戒規之真詮也。至於戒條。先後之義。精蘊之理。諸書闡發者衆。予不復論。惟論戒律實與人心之關係。以爲膜視者。當頭棒喝焉。

紫陽朱夫子原真篇 轉錄南縣昌化文社

嗚呼。論人心者。祇善惡兩途耳。談果報者。惟禍福一端耳。福善禍淫。理之常也。然善或有時而窮阨。淫且有時而佚罰。於是闢迷信者。則曰天道無憑。趨新說者。則曰境由意造。豈知善惡功罪之中。原有形似迹非者在。安得盡咎天道之無憑哉。偶得一人。吾以爲善矣。善之中有陽。是而陰非者焉。有貌是而行非者焉。有此善而彼惡者焉。有初善而終惡者焉。有僅修一節之善。他則無取者焉。

有益取善名。工於掩飾。卒不實行者焉。有今日確能爲善。而夙世曾種惡因者。焉。凡此種種。皆人所稱善。而非天之所謂善也。人不及知。天則知之。是既無真。善以相感。又安得真福之受享乎。此福之未獲。由於善之不真也。偶見一人。吾。以爲惡矣。惡之中有口惡而心良者焉。有貌惡而行可恕者焉。有此惡而彼善。者焉。有初惡而能回頭者焉。有昧行一時之惡。激於天良而悔者焉。有冤冒惡。名。實則坦白可取者焉。或今日墮落爲惡。而夙世有善緣者焉。凡此種種。皆人。所指斥爲惡。而非天之所謂惡也。人不及諒。而天爲諒之。彼既無真惡。以觸天。之怒。又安得真禍之慘報乎。此禍之可避。由於惡之不真也。至於朝臣疆帥。綰。綬握符。功宜賞。而不及賞者有之。罪當罰。而未遽罰者有之。從肉眼觀之。鮮不。曠天公之費。費其亦不知夙因後果。各有難同。奈之何以一例論哉。今日善堂。多矣。善人衆矣。善功舉而善氣宏。善願立而善神護。宜哉。剖消而災減。福錫而。祥降矣。胡爲水火如故也。兵刀如故也。疾病如故也。瘟疫又如故也。豈爲善不。足憲耶。抑爲之或不真耳。且今之入堂祀神者。曰求嗣也。曰求壽也。曰求消災。也。曰求滅劫也。蓋皆有所挾而來。是以文壇爲希榮邀寵之地。非作善自修。

之。地。也。誰。知。善。之。中。必。有。真。心。之。感。而。後。有。真。確。之。報。耶。六。經。無。真。字。然。言。誠。言。无。妄。言。不。欺。無。非。真。字。註。脚。今。之。入。善。門。者。日。言。敦。八。德。果。能。倫。常。無。愧。乎。日。言。戒。貪。伎。果。能。非。義。不。取。乎。日。言。空。四。相。果。能。人。我。都。忘。乎。日。言。倡。義。舉。果。能。獨。力。擔。肩。乎。嗚。呼。處。今。之。世。欲。行。古。之。道。將。何。術。而。後。可。也。曰。惟。去。僞。心。存。真。心。而。後。可。欲。去。僞。存。真。則。必。自。省。於。中。勿。外。求。也。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出版

每册定價大洋四角
全卷十二册大洋四元

編輯者 悟 善 總 社

北京宣武門內西半壁街東頭路北
電話南局二千二百三十號

發行者 悟 善 總 社

北京宣武門內西半壁街東頭路北
電話南局二千二百三十號



印 刷 者 文 嵐 移 印 刷 局
北京前門外櫻桃斜街路北十五號
電話南局二千四百八十二號

靈學要誌第三卷廣告

本社靈學要誌原定每卷十二期所有第一
卷第二卷均風行海內今三卷已繼續出版
增添宗教一類意義精闢洵屬今古之奇文
書價仍照前例全卷十二期售洋四元零售
每冊大洋四角請書明訂單並書價逕寄本
社宣化部一俟出版立卽寄書決不延誤謹
此通告